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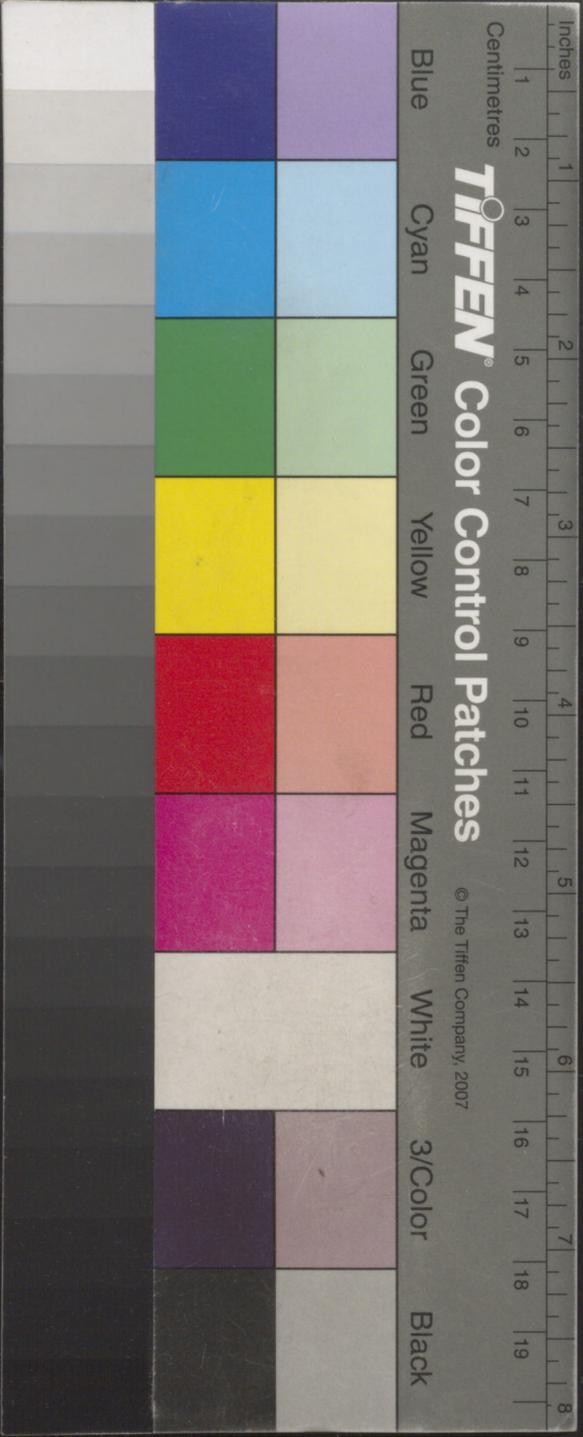


1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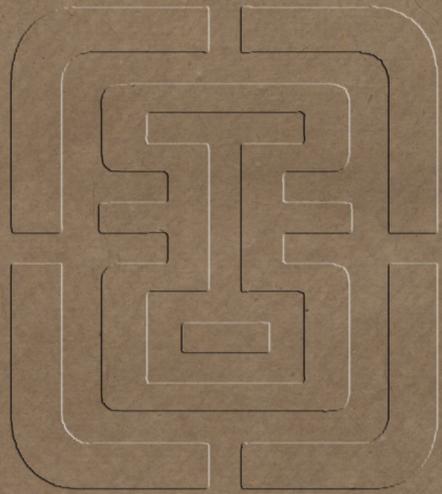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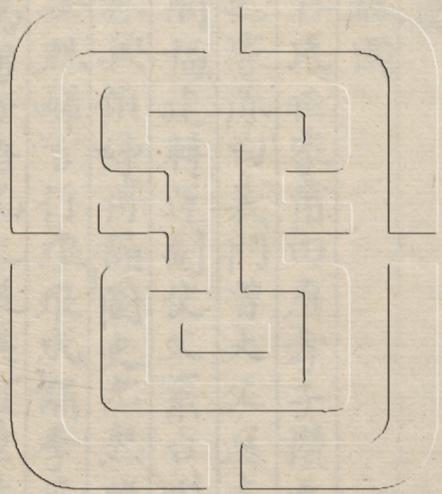
後村先生大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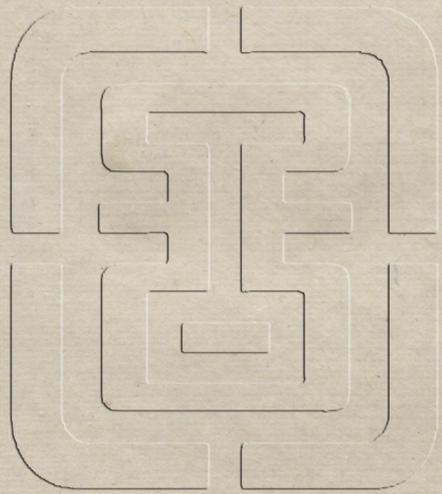
三八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三

墓志銘

魏國

太夫人林氏世家莆田唐孝子攢之後里人號所居
曰孝友之家亦曰義門曾大父選大中大夫大父孝
澤直秘閣福建轉運副使大父察台州教授母陳氏太
夫人少孤與伯姊博誦圖史尤熟班馬二書於忠臣
孝子貞女烈婦言行琅琅成誦孝父吏部公枅嘗曰
使二女為男子吾兄之後其可量乎既筭吏部公以
歸于我先君夫家苦貧族居共爨諸叔未婚兩姑未

行太夫人以齋裝助伏臘婚嫁雖乏絕無戚容及先君列侍從有祿賜太夫人亦無喜色盡束儒書專閱內典先君疾病與太夫人訣曰尚平之緣未畢以是累君太夫人深悲其言拊之慈誨之嚴男傳家學女嫁士人太夫人遂掃一室終日靜坐得至言妙義於經卷之外佛者囊山洪鼓山明黃山賢皆聞而贊歎然未嘗遺事也族有冠婚喪祭每致其厚未嘗絕物也人無親疎長少壹接以思其心欲津筏衆生皆成佛一衆生未成佛不止也卵翼諸子孫皆成人一子孫未成人不忘也食惟菜茹衣惟練練器惟陶漆足不

出戶者數十寒暑幽潔如隱君子剛介如烈丈夫警悟如老禪客其精專則苦行比立不及也太夫人及先君時封宜人 嘉定甲申以子陞朝進太碩人紹定辛卯進太淑人癸巳封宜春郡太夫人端平丙申進文安郡嘉熙己亥封崇國太夫人淳祐壬寅進福國乙巳進魏國戊申當進齊國不及拜過明禋十慶壽一啓湯沐郡國者六魚軒鸞語寵光赫奕太夫人以太盛為憂謙挹滋甚年齡雖高稟賦素實服食惡補助喜䟽利晚嗜建茗冰糖得滯下疾既止復作薨於寢年八十有八淳祐八年十月己卯日也子男四人

克莊朝議大夫秘閣修撰福建提刑克遜故朝散大夫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克剛朝奉郎福建安撫司叅議官克永業進士女三人適方濯方君采方孺鐵擢登第為廣州觀察推官君采貢於鄉孺鐵前卒孫男八人強甫迪功郎前晉江主簿偉甫莖明甫桂興甫山甫偉甫未銓注未明甫登仕郎興甫將仕郎孫女四人適承務郎監泉州船務丁酉使將仕郎陳琰二在室曾孫男女各三人初先君歿克莊甫初益二季季未仕先緒如綫太夫人歲晚及見克莊擢少蓬侍經幄兼詞掖二季亦官達慶節盈門泊如也獨聞克

莊蒙天子賜第則大喜日如一餐不幸克遜病卒悲戚過甚眠食寢減而克莊去國歸率子弟左右寬釋及明年除知漳州又明年除玉牒少卿皆以親養力辭朝家譽大夫人畫毫不可遠適界鄉節焉畫繡之榮一瞬風水之悲千古天乎痛哉其年十有二月甲申合祔於城南先君之墓于是先君葬三紀矣迨啓壙戶封甕如新烏厚天之報善人者儻在茲乎大夫平生不勝矜耀乞銘非先志也前輩有自表瀧岡之阡者不肖孤不惟不文亦不敢姑書歲月于坎以俟秉彤管者采焉

工部弟

嘉熙改元予蒙恩守素道樵無競弟作牧對榻郡齋
索夕語輒達旦相與嘆曰仕所以養親太夫人薄榮
利安與陞步不去鄉井吾兄弟惟有早退爾予至素
未久坐前論事狂妄斥歸而無競被召過家徘徊親
膝太夫人迫造朝甫至即求外補諸公勉留曰小需
為郎矣荅曰某思親不可忍得待次潮州以歸至潮
避當路嫌改汀州未上除福建提舶兼泉州擢知泉
州廟堂以無競仕鄰境近親聞起予江東提刑歲中
乞歸養至四五聞無競亦請祠後予被召屢言念母

不能行既對又言立朝不能久皆不報於是無競書
來首來自札僅數行中間累千百言令興甫代作曰
某自夏涉秋苦胸腹堅痞醫不能治身若此如千萬
戶何不去必死官下詞甚悲哀亟白於朝諸公曰是
欲脫凋郡者豈必真病余流涕曰弟他日未嘗如是
非偽也改知袁州不候代歸及升堂拜太夫人疾稍
愈袁復縮戍無競書又來曰久羸未任勞苦願少休
息朝論諒其情寔除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命下疾革
淳祐丙午臘月乙巳卒于復年五十八卒之三日余
以四去國入門遂不及見烏虜甘榮官之味寒早退

之盟既無以振先君子奕世之緒徒以遺太夫人高
年之悲無競之恨闔棺而未平余之愧終身而不可
湔矣無競名克遜以文任補承務郎外歷海口鎮沙
縣丞古田令僉事鎮南軍幕府江西安撫司幹官通
判臨安府知邵武軍潮州開船知泉州內監六部門
大府寺丞工部郎官積階至期散大夫海口課額高
無競未嘗坐稅亭捕客貨終日與賓朋理詠而輸郡
送使無闕或疑其有智巧久之乃知以監官所得綱
例錢鉅萬代輸遂有清譽古田歲荒盜起無競勸分
設備活人勦寇臺閩以聞詔增二秩從群江西事無

無小大聞必告過必規科提令行如有訐主害羸者
無競爭曰不可以訓在樵摩拊凋殘發擷姦伏威愛
並行下瞿劇盜前殺縣令劉純軼去至是就誅乃興
教化以洗汚浴在潮知縣顧錢之害始銀價平每丁
賦錢五百後銀貴加至四倍無競下教蠲之曰即因
此乏絕守得罪不敢恨潮人德之泚琛臺以清禁官
吏強買明諭賈胡以寬征意因檣鱗集舶計驟增治
溫陵以嚴稍繩東豪右而扶植善良未嘗徇勢任理
而已不善生財蓄用而已田里益安靜軍府稍殷實
而無競病矣無競精敏而博記秀美而工文未冠入

大學課試有聲既仕諸老交薦再登朝僅平遷復不值對班言議風音曾不察見然出守三郡皆賜對而行豫言兵不可開虜不可挑以歲端平之失上曰已令收斂後六年復言視襄如墮旣棄蜀如弁髦此退縮而非收斂也以諷嘉熙之用事者在外府一日除某人為少卿無競怫然語其僚曰安能與乳臭統榜子比肩乎遂決去事見於臺臣論某人之疏初丞相鄭公同舍也孝公喬公同朝也范公先友也游公知己也更迭當國皆惓惓於無競然或致之而不能留或留之而不能久或終於去位而不能致非特無競委

分賤速化持論耻詭隨徐徐而來汲汲而去亦太夫人之慈無競之孝自始至終有不容相釋者且死猶以不克終為為大父隤嗚呼悲夫無競之卒家人慮驚動太夫人不敢白於歸始率叔季及女兄弟諸子孫曉夕寬譬如是者年餘然察太夫人茵席間嘗有淚言笑頃未嘗不忽然顰蹙也無競性高潔掃地焚香戶庭寂然惟嗜法書名畫竒硯古物不吝高價愛玩至忘寢食坐是清貧常窘調度歲晚稍有祿賜平適貞而無一日之享尤工詩為水心葉公南塘趙公所稱有西墅集若干卷娶宜人方氏子二人偉甫將

士郎風度玉立入京銓注以疾客死無競鍾愛以至
 於病興甫博仕郎孫男在將仕郎女一人適承務郎
 新監泉州府船勢丁南叟孫女一人溥祐丁未臘月
 壬午葬于興化軍莆田縣西山之麓無競劉氏先君少
 師之仲子母魏國林夫人其世系詳于先君之誌不
 復出云銘曰 叔洵美兮服衆芳明月佩兮雲錦裳
 調六轡兮馳康莊誰脫子輻兮敗子箱進不欺君兮
 迹疏而言切死未忘親兮命短而情長曩朱輪之聯
 翩瞻白雲而傍徨慨將母之阻修思乞身而徜徉蓋
 知命之有約涉耳順而未償嗟世故之可畏匪人謀

之預量憶墳麓之迭吹痛人琴之俱亡曷不使之循
 孝子之南陔守先人之東岡與靈照兮聽夜深之話
 同阿奴兮舉冬至之觴將慟哭而收聲勿重擾乎高
 堂

古田弟

孟容劉氏名歲乾道太史公諱某之孫習靜先生
 諱某之子母徐孺人由鄉賦擢丙戌進士監慶元府苗
 米倉羅源令坑冶司檢踏官青田令湯鎮催煎官用
 考舉改宣化郎知古田縣道聞習靜訃徒跣馳歸哀
 毀過甚不數月亦卒溥祐丁未孟春戊申也年五十

三娶林繼謝子男四人性甫德甫二幼葬于城北之
芳林與習靜同山而異隴戊申三月庚戌也孟容才
高入鄞幕是而非非不以擬筆一字假借人有能
名亦以此媒怨治青田豪強飲迹貧弱吐氣色素無
積貯孟容因水災請臺郡得沒官田三百斛立平糶
倉清苦三年上下信伏惟器訟不勝者騰口撼搖猶
在鄞也然鄞之寓貴後為畿漕追仇孟容文致遲憾
青田之寓貴方在禁近反因此知孟容碎舉交上人謂
非孟容老少之異亦二貴賢否之分為余觀同時一
輩詞學與孟容比肩皆已拔甲况致顯榮智慧在

孟容下風者徃徃亦秉機要擬事任獨孟容齟齬難
合又觀士之與時枘鑿者或以迂踈或以高亢孟容
筆精墨妙為人所愛表和裏剛與物無忤而又仕殘
力微所抑揚與奪不過民間瑣瑣難處得失爾而人
情已有不能堪者設孟容稍用于時有大建明大矯
拂未知世論又何以處孟容哉噫使士大夫人以公
論克私意為當世惜人材前之增孟容者必愛之矣
歟孟容者必譽之矣世未嘗無若人而孟容所遭乃
或不然所謂命耶初習靜高踏丘園行誼修潔年八
十餘堅悍未衰及見孟容通籍人謂將安車以迎列

鼎以養也而靈椿丹桂奄忽凋隕所謂天道果安在耶孟容於書曰誦手抄靡不該綜未嘗欲以文章蓋人偶然遊戲翰墨字在紙上皆絢爛有光惟用筆得袂帖意身後餘手澤書若干種嗚呼天禍吾家也夫前哭孟傳後哭無競今又哭孟容也劉氏自二大父迭中進士魁亞先君羣從六人策命者三余羣從十有四人策名者亦三君皇最先志學繼之孟容殿焉今踰二紀未有繼者余潦倒無成歲晚召對天子哀其志氣頽挫文采衰落親洒奎畫賜以科第其有愧於家世多矣昔斛律金觀子孫會射泣曰二子用弓

不及我諸孫又不及父世衰矣夫以孤矢卜盛衰將家也以科目驗隆替儒家也若淡墨黃甲咸于前人齋郎太祝多於進士竊意吾祖吾父幽冥之中喟然發斛律公之嘆矣余誌孟容所以自警亦以警吾宗之少焉者性甫德甫善繼父志其以余語勉二幼焉銘曰余聞古人英才是有髦士是烝其後反是烝不必髦育不必英世固有之如况孝廉伏獵貳卿嗚呼孟容彼所獲者膜外之榮彼真腐矣余所傳者身後之名嗚呼孟容安歸爾言諱受余銘

陳魯山

魯山少有能賦聲里中爭傳寫他士惟工頭場獨魯山學通倫類尤長策論然小試常得雋大比輒遺材魯山齒髮方壯不自沮挫衆中談論酒邊感慨掀髯搖足若傍無人顧屑與余游嘗與鄭子敬方孚若山行過魯山所居上溪石竹峯下魯山年四十餘矣列羊沽酒止余宿慨然曰場屋雖吾棄幸山林不吾拒子謂吾結茅深谷寂寂不堪乎吾按有圖書足以授徒不孤也園牧芻粟足以充飢不窮也後三十年余亦歸老魯山入城必相覓其談論感慨掀髯搖足與昔無以異然顏鬢蒼皤成一叟矣魯山終其身不售

而上溪之居愈華畬愈增生徒愈盛與魯山同輩行策名歷仕者武先武終窶老壽溫飽反不建魯山蓋其為人雖若學工文字至於奮拳成家亦自以智力非迂闊坐談者所能致也淳祐戊申四月庚辰卒於家年七十二配王氏前卒葬白虹山明年九月壬辰以魯山合耐子男一人得濟女二人長適黃泳之次適黃裕孫孫男二人興化陳氏以員外公諱德為始祖至魯山之考諱師垣傳十二世矣其族多臚仕魯山之友若諸山多聞人魯山內自負有以自樂未嘗傍人門戶晚過恩授初品不足為魯山書述其大

致而已魯山諱彌高銘曰 惟古昔之交誼貫窮達
而與偕已致身於雲霄尚回首於蒿萊嗟魯山之終
隱實清朝之遺材惜山深而林密莫綆汲而藪推余
又退而老矣矣所施余力哉托亡友於片石昭故人
之餘哀

方安人

安人大理少卿方不韜頭人陳氏之女太府寺丞劉
公焯叔之配少卿四子三女安人最幼而鍾愛既嫁
事皇舅登八座臨方面能以禮敬嬪大門族咸稱其
孝從事丞宰周邑牧危郡能以廉慈相君子內外知

其賢庚寅裡霈封孺人辛卯慶典進安人寺丞方嚮
用不幸歿端平初安人高潔自守子婚官女擇配恩
意如一無孀廢之異夫宅兆族祭享豐儉隨宜得禮
制之中次女前夫安人葉之家傍其介子持身勤于
葺家嚴于教子烈丈夫不若也溥祐己酉某年月日
卒年五十七二子文虎迪功郎汀州司理參軍文豹
二女長適將仕郎方楷安人季兄煥章公淙也子次
適承務郎方演孫寶學公大琮子也孫男二人女一
人以其年十月辛酉合祔於常泰里龍山原寺丞公
之所少卿余父執寺丞余族兄故文虎來徵余銘嗚

呼寺丞如圭如璋而不薦於清廟也夫安人如山如
河而不宜于象服也夫銘曰 男子可書或甚奇偉
女婦不過內則而已劉向班昭絕筆久矣誰錄茲銘
以續彤史

林公輔

林氏自貞元孝子至今傳數百年為莆名閥君名友
仁字公輔秘閣公諱孝澤之曾孫徽猷公枏之孫惠
州理掾應之之子母蘇氏幼機警口誦手抄自鞭尤
力既而同學而往往去策名獨君無成二祖以清介
聞天下理掾至無卓錫地君奮拳幹盡造華屋拓新

畬人皆服君能幹無為有而不知君分銖積累而然
為人長智慮審籌策不但善其身成其家而已姻族
急難或即君而謀者君亦為之盡力舍後花木分行
列亭榭合位置風月佳時命羣從友朋觴詠其間飲
酣君輒橫筵拊漁陽搥鬼狻起舞平居會計若甚纖
悉及意所賞好則以俸金如糞土有貴公子豪邁之
風無窮書生寒賸之態焉里中雋士必隆禮腆幣延致
家塾子先桂未冠歌鹿鳴於鄉君頗慰意淳祐戊申
年六十五矣病首瘍以八月朔卒娶方氏繼陳氏一
男先桂也三女長適郭嚴次許嫁薛氏季尚幼明年

十一月丁酉與方氏合祔于北山之西原君本生父
諱尚之理據弟也予姑君本生母也銘曰 昔人于
履履占將畧焉于宰肉觀相業焉以君之才無他理
旋而僅施于宗族鄉黨之間嗚呼可悲也夫可悲也
夫

武義劉丞

君諱光叔字景齊贈奉議郎汝霖之曾孫贈金紫光
祿大夫吳郡通守洵直之孫隱君果之仲子少與兄
南叔齊名兄以聲律魁太學擢進士調貴池簿早卒
君丙板胷解而見遺於春官用系舉恩注典寧簿改

大廈薄舉闕陞者三人再轉為武義丞上官交薦君
官情已闕一日大書廳壁曰拙一宜去老二宜去不
俟書印曆而行既歸掃一室靜坐雖鄰不覲如是累
年以終其身君家金紫南宮前列高書以甲科繼之
秘監貴池又繼之當二叔父貴盛君持身接物謙謹
持甚治生不以智巧儉而已故於閭里無怨羣居嘿
然無所論贊忽發一語衆皆厭伏世情於得路者趨
附失勢者簡忽君獨淡然不變故于交游耐久義方
尤嚴每棘園開旗鈴及門則喜否則寢食不怡故諸
子皆力於學文達貢於漕文英貢于鄉文奎補國子

生淳祐庚戌三月得上氣疾四月甲辰卒子寤年六
十八娶林氏吏部公枏之孫女先君二十年卒葬大
平山十二月庚申以君合祔子五人煊叔從事郎
循州理掾後秘監次文達次文英後貴池次文奎文
彬女三人長適連山尉林大鼎次適國子進士方寔
孫次為比丘尼君內行素履應書法在武義筋力殊
未衰而倦游忽動尊蠶之念徑去不待鍾漏之迫其
見之卓志之高固係累寵祿不能決裂者之所愧也
烏序全矣前葬從弟朝奉大夫燧叔狀君之行來徵
銘君長余四歲大夫長余三歲皆兄也銘曰 其叻

也賢於人之辨也其晦也賢於人之街也其卑也賢
人之顯也身之畜宜其後之行也

方氏子

方氏子名必敏年二十一矣從鄉先生學學臨官河
暇日凭欄歲深欄腐忽覆而溺適潮至水深旁無援
者死焉廼翁以書來曰吾子年雖少然於事極練學
與文雖未就然先儒意脉前作機鍵心通神悟有過
父貴之受而不拒也處約心安之樂而不愠也吾夫
婦於諸兒中尤憐之悲乎死命也溺死非命也吾之
痛終吾身而未平矣又曰孰能紓吾哀者其後村翁

乎走長鬚求埋辭余言之曰亦命也必敏死以溥祐
庚戌臘月甲午葬以其月庚申曾大父吟承事郎大
父巖起文林郎父遇字時父余外弟也母黃氏其葬
在大父墓側銘曰 行蹈海兮原沉湘身故逐兮心
憂傷求而得兮非降殃嗟之子兮方盛強翁媪愛之
兮置膝傍下從彭咸兮理不可詳吾聞古不弔厭溺
兮豈不以其馮河而垂堂况迺翁兮吟鬢霜曷不遠
師季札兮而自儻乎卜商兜探環而徃徃兮翁安能
建鼓而求亡

徐處士

唐末莆人徐先輩宦以律賦魁天下與吳融齊名過
汴朱溫怒賦語傷諱俾易之謝曰官可奪賦不可改
拂衣徑去隱於壽溪故居當牙郎賣國六臣奉璽之
際挺節不污終身稱唐進士傳十世至處士溪上有
先人田廬處士用志專苦少負雋聲人曰是必蚤達
既而頓挫場屋栖遲衡泌又曰是必不堪久之舍後
木老戶外草深同學兒或去為貴人處士掩闥讀書
自若也飯蔬飲水有陋巷之樂焉行吟坐釣無華軒
之羨焉嘗侍親疾因悟藥性鄉鄰有病處力輒愈其
行修於家信千里紹定戊子三月某日辛年六十二

淳祐丁未十二月某日葬于豐城里大帽山之原配鄭氏後十九年卒至是合窆二子端衡貢于鄉次宜書一女適方好謙二孫曰耕曰麟宜書好謙皆已卒余晚營把茅在處士所居之側端衡吾鄰也來請銘處士諱士明字子潛曾祖安禮祖測父廷秀皆隱約不仕銘曰尚平臺終古之逸遺傳無可書惟簡故竒多百餘字少武年之余銘處士稍已費辭後之覽者有感於斯

劉顛州

淳祐庚戌二月壬寅故顛州牧奉常劉公墓于晉江

縣養能里之莊山前期二孤鎮繹使來徵銘屬余哀疲倚廬羸瘠伏枕諾之踰年猶不克為余免喪鎮驟服徒步越境訪予泣曰日月逝矣必得銘乃歸余為感動按公諱用行字暉與七世祖昌言掌陳洪進戲奏首說洪進奉圖籍上職方氏中太平興國進士第熙陵有忠孝竒士之褒擢至副樞事見於國史傳世至海陽令渤公曾祖也隱君叔熙祖也贈中奉大夫光考也母令人曾氏公少苦學雋聲擅鄉校長客游文價重京師當世名流鮮不交際貴公延致澤而後就嘉定戊辰羣試春官文忠真公得公對策謂異日能

立殿陞爭是非者既唱第歷揚子尉零陵令江西漕
司幹官改秩知巴陵縣通判道州知桂陽軍入為太
常寺主簿出知安慶府以風聞去起知真州不拜知
潮州除江西提刑廣東提舉鹽船皆不果行需次素
州改贛州以淳祐己酉二月十一日卒于郡治年八
十二積階至中奉大夫莆田縣開國男配令人蔣氏
先公二十七年卒于鎮文林郎都大坑冶鑄錢司準
備差遺繹迪功郎建寧府司法參軍女適國子進士
趙宗以孫男二人淵殊將仕郎次尚幼孫女一人公
以儒家起尤練世務不為空言揚子兵饑之餘郡委

賑荒暴露者有栖止餓羸者予粥藥全活甚衆盜發
境內輒獲上官為欲論功辭而上零陵邑小民貧有
老嫗通疇租數百錢州符點追公惻然曰彼必斃固
留之守怒黥縣吏公不為動勸興縣學教養有所為
送有瞽楚俗機寇公捕治其妖妄其結集多者先是
縣僚添給州予其半縣鑿堊補足之公以節縮餘力
給佐官自無所取垂去始仍其舊曰吾食指以來者
不必皆然其佐漕幕繼文清李公之後與鐵庵方叔
意一徐者為僚志合道同一路蒙賴巴後女巫怙掖
庭勢占孤兒田公奪田歸之清獻崔公召歸道境上

公旅謁崔公曰昔尹零陵者君耶因訪以出處決策
南還鶴山魏公貶靖州阻風洞庭守貳勅僚屬輒往
見者津吏容蟻泊者坐之公駕葉舟求見劇談至夕
明日復往守怒欲發其事公曰願僕被以俟守愧而
止積例卷所入代輸夏稅全料而去舂陵大歉冬已
難食守慮掠荒難繼公曰民命在畧刻可待來年乎
乃輟綱運發義倉以備守竭力和之勸分憫惻人皆樂
從帥司裹糴釀米公故不行幕府訶責執之愈堅帥
余公噪語其僚曰斯人始至遺余書有規無頌心固
異之矣因屈公佐幕治法証謀咨而後行桂陽蠻犯

省地郡裨將死之軍校斃者十有七人巡尉兵義丁
往又失利密劄調飛虎討捕帥檄公監軍力辭單車
馳至賊砦十里許遂下令班師遣騎持文榜許以自
新賊感泣撤柵遁去余公檄公攝郡有旨就畀左符
溪洞環郡者百有六所蠻徭負固隅驄喜功罅隙易
開公威克愛寬濟猛繇是安靜省科役崇禮遜熟蠻
多遣子弟來學端平改紀真魏交薦擢真頌臺向用
矣適安慶調守上諭丞相擇廉吏相曰貞某魏某諸
臣皆稱劉某廉即日臨遣陞辭極論邊事謂以戰為
戰不若以守為戰守固則戰克以和為和不若以戰

為和戰勝則和堅至郡數日方議繕城池蒐卒乘遽
報罷公登時解印返供帳卻兵隸募夫肩輿以行潮
陽命下喜曰吾久去桑梓此行可過家上冢矣南州
吏民貪濁鄙野者皆繩以禮法貴家攘頻海民田民
護田屢相讐殺公罪責家其爭遂熄郡以鰲溪為固
而無城盜寇由循梅杭一葦可至公伐石包梵綿亘
數里試闡並于南城前宇遷之北隅以舊址給豪民
累舉無擢第者至公返侵地復舊觀由是相踵策名
韓祠昔以顛師配公別為顛師作番衣庵提刑矣所
以助邊為名召徠告許誅未賦罰一路騷動聞朝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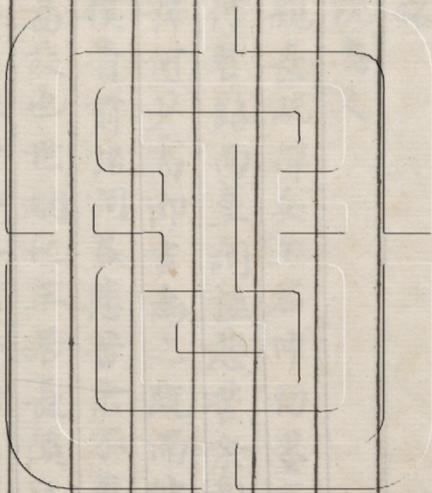
殷實每啖其舌盛夏馳數卒一牒建七十八人公坐
黃堂被建者累累泣愬公蹙然命掩卒索賊賄狼籍
且得其鉅械暴虐之具囚卒於獄盡縱牒內人而抗
章自劾劾削秩罷言者以體統論公文清公時在省
府書來曰公不忍民之無辜寧以身當之壯矣既當
軸起公使江西有尼之者家食十年或言韃將由雲
南幹腹上謀廣西監司右史黃公自然薦公宰執以
公閩人道遠不可卒至俾使廣東言者疑大臣私公
不知用黃公薦也章貢之役三上章告老不獲請乃
行年事雖高聽決強斂發吏姦討軍寶雖精悍少年

不及郡人以為有揚公長孺之風獨十縣米三萬七
十有奇錢十五萬二十有奇釋繫囚二百二十二
人乞住和糶罷貢布昏報可學宮丁祭衝冒風露得上
氣疾詰旦有事於濂溪書院行鄉飲禮竣事賦詩經
夕猶治事納謁已力命浴更衣凭几榻上拱手而逝
公長身美髯望之山立即之春溫與人交有情誼終
始不變涖官無疾聲適色至臨事則剛勁自守必達
其志為郡清苦惜公使錢甚夫私帑不以厨傳苞苴
悅人客見公服用樸素皆起敬常曰俸外令甲所不
載者賦也仕久而資薄門無輿卓室無姬妾短檠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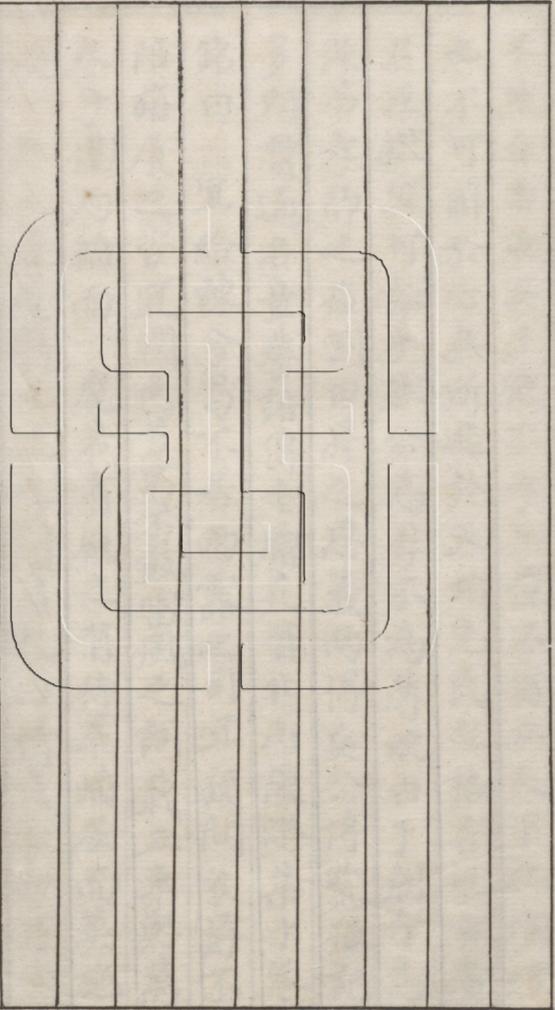
簡夜分乃寢金壇薄有田廬蓋令人晝資晚歸故里
即樞密宅基營小築後忠孝奇士坊表窟至側屣以
高確古今評論文字為樂義方尤嚴鎮以官業着考
舉如今繹以孝謹聞闕海喪車不返舍二孤獨奉公
厲歸殯正寢禮也公幼苦貧挈孤身去鄉國年踰四
子决科始婿于蔣公徐識公未昏官時不聞其有家
也既官遠乃有自言為公子者不樂公者從而賣之
公立身有本末無瑕疵前解桐鄉之麾後失江右峒
東之節言者專以此藉口嗟乎非子也有不必論果
子也棄之寒冰逐之中野起敬起孝朕者可合苟為

不然合者睽矣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天下之順理
也不可解於心無所逃於天地先民之格言也古者
君臣獄父可訟乎然公為厚不為薄晚白于朝命為
從弟孝紳之後割田畀之恩義兩得矣公博覽強記
多所貫通名章警語傳者膾炙有北山謾游集十卷
銘曰 宜給諫兮曷不居雨露之司宜顧問兮曷不
陪旃屨之咨宜潤色兮曷不鼓雷風之詞載五車與萬
卷兮僅兩輪而一麾若耆龐之有待卒蟠屈而莫施
嗟一丘之蓬壺翳九尺之鬚眉亂曰精爽兮如存靈
明兮不虧公已乘剛風颯氣而去兮余何為而致荒

煙野草之悲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一百五十三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五十四

墓誌銘

阮安人

始余執親喪既禫矣王君仲初墨衰越邑踵門而來
曰吾母待君銘而墓詞極悲苦余謝曰君請勤矣如
余哀未釋何所需即吉為之既而仲初過傍郡余造
朝數走僕責前謹詞益悲苦余不獲以老諍辭按王
阮溫福葛旋也世姻也王居長溪阮居平陽安人迪
功郎延年之孫女承奉郎世全之配迪功郎前擬差
荆湖北路制置大使司準倫差遣復之母復仲初也

安人幼知孝敬涉圖史始嫁夫家夔承奉公又傾貲助叔婚學聘師教子之費尤厚不足則取諸奩奩安人不少靳仲初少遊四方誨以擇交故仲初多聞諸前之言又勉以行好事做好人故仲初早有朋友之譽仲初未仕客羅浮郡齋積數學金航粟飽親至邑飢民掠之家人欲訟於官安人不可而止仲初擢戊戌第為華亭尉歲荒被檄勸分安人曰苟可活民吾篋笥所有汝悉持去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承奉公貧而好禮戶外常有不速之賓醵巨不精潔則訶譴妻媵安人常以微詞解紛順適其意宗戚鄰里部曲與

隸皆誦其賢仲初迎二老人就養華亭歲餘不幸承奉公郎世母子質鬻扶舁僅能返鄉安人自是家事一不掛口稟贊而氣和至老未嘗擇飲食近藥餌淳祐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微疾逝年八十二孫男一人德之未冠拔胄解孫女一人某年月日葬于渾江之原仲初赴荆門軍長林縣主簿時余以書薦於大使秋壑賈公安人覽之曰他日吾松楸間得若人數語足矣嗟夫吾哀也久矣血指之笑覆瓿之譏每引筆行墨輒面汗心愧安人何愛于是文乎銘曰昔從夫今從子善可書銘不誣

起師

師名宗超俗姓鄭世為莆人曾大父燮潮州判官大父偉嚴州通守父昌母蘇氏禮侍孫女也幼為浮屠學寶慶初元祝髮以囊山聞為師後得法于黃巖有住莆之國教院六年光孝八年俄主妙寂拂衣去最後坐囊山道場淳祐壬子秋若知將終者語其徒曰吾八年於此盡啟稍飾適負漸輕安得一住衲傳吾心燈乎時師年五十三聞者未信九月甲申果示寂僧臆二十七蘇母尚存師烏捕之念至老不衰預為規兆告兆且曰他日村吾骨焉座下弟子二十餘人

將以是月戊戌用其法茶毗竟歸於新邱師所得于聞與有者其徒能言之余不能言也至于將滅度而尚憂其寺已覺緇而不忘其母余能知之其徒未必知之也銘曰昔柳子厚善言浮屠其說精詣以釋贊儒嗟乎佛性與人不違柳言其深余言其淺

聶令人

聶氏望于吾江令人諱柔中魯祖崇武翼郎祖裕武顯大夫父逖武功大夫知和州管内安撫母恭人蔡氏既葬為開國陳公之配相賓敬四十九年開國卒窆居十年從其長子官宗邨始不欲仕既而曰吾去

父母家久矣遂行至則借居聶氏聚族戚甥姪染飲
俄而屬疾以溥祐辛亥閏十月辛巳卒于安撫公之
堂寢昔誕育地也年七十九二子增朝奉郎主管南
外睦宗院壁故從事郎漳州龍溪丞二女長適故吏
部郎官鄭逢辰次適通判廣州宗應先皆前卒有二
孫琰迪功郎新英德府真陽尉岩擬將仕郎曾孫女
一人增奉輶車返新第喪祭皆用家禮明年十月辛
未合葬于開國公之阡自余大父與正獻公善通家
今四世矣令人不逮事丞相奉魏國聶夫人甚謹
如子事母不由姪從姑也雖席貴盛衣常澣濯食或

餒敗順其夫然不廢儉戒慈其子然不使過於溫飽
閨門之內動中禮法旁通老釋往往成誦卒以中夕
露香肅拜至耄愈勤子若孫皆敬恭候令人竣事迺
敢退增自解懷安丞不忍離親徘徊膝下二十餘年
不調令人安之不以仕進督責其子視猶子圭及鄭
債內為郎外為監牧畧無歎羨意門戶或為人侵侮
亦夷然不校余觀今人持家護子大意合于詩書之
儉易之謙凡今人之所朴野而無華者古之所謂儉
也退懦而無能者古之所謂謙也此固人道之所寶
神理之所福歟銘曰 守之勿使墮也陪之勿使虧

也嗚呼正獻之家未可幾也

趙安人

安人名汝偕系出漢郡南渡徙晉江太師和義郡王
謚忠靖士瑀之曾孫武功大夫不猜之孫武節大夫
主管台州崇道觀善蘭恭人聶氏之女朝奉郎主管
南外睦宗院壁陳增之室自丞相至開國皆娶聶安
人聶出也幼慧悟長端恪伯祖父知宗不應愛之女
子及歸宗院丞相家法素嚴安人事舅姑謹以孝稱
處妯娌和妯兒女慈待妾媵恕以賢聞素羸多疾崇
道久官浙江南還里而安人伏枕語其夫曰聶恭人

未葬吾瞑矣亟貽書吾翁勿泥風水家說遂卒溥祐
己酉正月某日也年五十一二男長名琰迪功郎新
英德府真陽尉次辛孫二女辛孫與二女前天孫女
一人尚幼後于四年壬子朧月某日葬于南山之原
初宗院以二親年高由岳江丞歸養不參選于堂者
二十一年蓋學士大夫之意有非婦人女子所能喻
者禦寇辭粟家人拊膺夷甫清談郭氏贖貨謝公高
卧夫人托諷若夫同嗜好通肝鬲以靖退為銘密利
達為桎梏此儒仲德公夫婦之事也宗院以貴介宗
安人以宗姬行之不亦竒特而可錄乎銘曰古者

婦德不出中閨斯銘孰微余女琰妻逝者無還來者有稽

太學博士吳公

甫小邦而多賢收以余耳目所睹記六七公其人皆儒者不能俯仰追時好鈎距探物情擊斷希名譽專以理勝勢就服諫仁化暴而已郡人愛之有百年之思焉吳公濟之其一也公諱炎其先避五季亂自蘇遷樵居於城東八十里之固住高祖惟復贈朝議大夫曾祖仁祖祐皆隱君子父衍贈朝奉郎母危安人少以文鳴鄉校入太學益知名尤長於策士爭誦習

紹熙初元鄭公僑典舉得公卷擊節擢第十廷試中乙科授從事郎教授桂陽軍學環郡皆徭也公不鄙夷其人講切磨濯絃誦彬彬芳境有來學者地遠士貧或不能偕計吏西上公積餘廩哀衆力置貢士之田焉秩滿徑參侍郎選授南豐丞會故相余公端禮判潭州與湖南諸司合薦撤公源明拜冬卿薦語尤力詔與掌故丁危安人憂嘉泰二年除戶部架閣為侍郎王公違所知四年除武學諭開禧改元遷太學博士改宣教郎時權臣擅朝公不樂官京師因悼亡請外添差通判建寧府前王公適出守舉郡以聽詔選禁

卒待調發舊比有犒吏不即白卒評語廷中衆皆失色公登時按籍散給皆肅然無譁歲旱民相剽刻臺府檄公撫諭周行境內富者發廩貧者解力郡以無事垂滿請台州崇道觀以歸初公與章卿良肱同在故府相善至是其弟良能拜中司上公自代俄參政事問公所欲公曰食議幕之祿足矣章公曰吾有何辭以白吾兄遂需次江陰軍嘉定二年也五年陞辭時更楮法吏奉新書甚峻公極論之曰民心向背社稷存亡繫焉開邊挑虜曩嘗失其心矣奈何更持不恤之論行一切之政稽令者斥干令者誅大吏倡之

小吏之迎合者和之臣恐人心徯而國隨之矣別疏言士風饜墨宜復祖宗治賊吏舊法又舉公儀休毛玠事以諷當軸之貪公素有美譽衆謂必擢館閣既對不復留矣所親任公希夷時在詞掖先和對語公拒不答奏篇出始大媿伏江陰以邑為郡歲入尤狹賴舶稅支吾後改隸嘉興公請復之寬征畜用以其餘力葺郡學貢闈繕黃田開溉田甚廣民欲建祠立石下教禁止詔行殿最法而公為浙西郡之最七年除知温州公喜治劇固請小壘改興化軍先教化崇禮遜賓興命樂工按古鹿鳴音譜以燕之初郡學曝

書會士之隸上庠者公視如同舍修蘆浦斗門終更
乞主管建康府崇禧觀祠滿改紹興府千秋鴻禧觀
雖老歲時家祭豐奠必躬與親朋為貞率集以觴詠
琴奕自娛六月朔謁郡得疾輿歸夕終於寢年六十
九十四年也官至朝散郎娶同郡澹軒李先生呂之
女事姑謹持家肅前卒二子長垠通直郎知建寧府
甌寧縣次壯二孤以明年六月十三日葬公于固住
東臨江之原公清介恬靜出于天性少徵學長官游
所入皆以奉尊老均兄弟身無私藏宅一區田一廛
足以具饘粥庇風雨家無留資色晬而莊言簡而遠

若甚和易而有毅然不可犯者終其身不及汲汲進取
歷二郡自下車一奏記時宰外比去不再通名自謂
平生無一毫僥倖之心亦無一毫僥倖之獲常以此
訓其子公之歿也李公方子狀其行後三十年垠詒
書史官劉某曰諸老盡矣君盍銘吾先人乎蓋樵有
古君子二人焉吳也葉也余昔受廕于吳納交於葉
今皆亡矣葉公名武子字誠之與吳公出處大致畧
同立朝申公棘固也故時莫能好治郡陽城元結也
故久而見思葉公及見端平系召不至亦稍褒崇矣
悞吳公卒于嘉定之季墓上之題僅曰宋博士示爾

悲夫銘曰 即之如春叩之造微德人之容吉人之
辭及勇于善貴育莫支堂堂二疏落落兩麾儒林循
吏皆公優為今無班馬筆之者誰蘇溪之東墓櫛蔽
虧孝哉垠乎霜露之思守余三年其請余悲公不喜
諛余肯傳疑咨爾後人勿毀茲碑

林貢士

林氏舊居朱紫坊先世仕當靖康炎紹間有抗節死
虜庭者有罵賊死兵變者有為柱史而不屈於時宰
者至長樂通守雲始居北郭君曾祖也祖天覺父瓘
皆隱君子君名時字德成少善為賦與嘗齊名十九

亞秋薦後一舉兄繼之人謂二林如機雲入洛矣既
而君五上春官輒不利兄三薦六上始擢丙戌第君
至老不屑就南廊試卒以淳祐辛丑九月五年五
十八遺言寔我於城西北南豐院側母厚喪高家葬
以明年臘月二十二日君塋屋頓挫閉關蕭然配陳
孺人正獻公姪孫女也與君相安於隱約君每語家
人吾家世三積善後必有興者姑待之既卒孺人勤
苦持家言不出梱而燕嘗伏臘男女婚嫁皆有倫緒
卒以辛亥二月四日年六十合祔以壬子臘月二十
二日子一人慶龍女一人適宣教郎鄭垸孫男女各

一人余幼與君俱從鄉先生方澤孺小君三歲相親狎也每嘆君一輩行才名將君者貴顯為侍從或起家至二千石雖素出君下者往往皆擢科第致宦達亦有怠於自守而善於自營遂以資雄者猶之詭遇各有獲焉君藝高而不成一名行潔而不謀近利坐一室書圍之枕籍螢窓間以死正射正御而終身無獲焉悲夫命也夫銘曰君之才兮軼牧之與相如兮無人兮誦阿房與子虛題其馬鬣曰貢士之墟噫此志士所以有匪暎之恨而主司不得而辭冬烘之責歟

胡藤川

公胡氏諱余潛字叔昭世為台州臨海人上世諱南仲者居太平鄉之黃奢傾家集眾捍劇盜呂師囊之鋒以身死難里人哀思之共窆于治平寺公曾大父也姚方氏大父諱彥直妣吳氏任氏父諱綬累贈宣教郎妣安人葉氏公襁褓而孤隨母隨余氏束髮以行藝推於鄉前一輩皆願交錢相禡弟兄尤器重迎致家塾最久既而席下弟子益眾然應舉猶用余姓者舊或告公所自出公矍然即日返本宗而更令名示不忘長育恩也俄首鄉薦登辛未第為鉛山主簿

守章公良明羅致之幕玉山久不治俾攝令丞通賦
滯訟及解水泮夏潦夜至公避之驛接向晨盛服精
禱水去棧板僅寸許家人皆泣公不顧有緣棟攀木
號呼者命納之曰何忍視其先斃水退全活者多郡
走書慰勞趣還邑人泣隨數里後公道玉山送迎皆
然丁公黼檄公商義役先授薦書公自言未有尺
寸勞且永豐任尉賢又迫滿吳與之丁公尋亦薦分
去為會稽丞諸暨闕令章公已持倉卽與帥吳公格
憲汪公綱皆曰無如胡君者至則其邑大治寓公成
或強市卑幼產奪還之秩且滿憲已兼帥倉辟慶元

府長山鹽場實留幕中余公鑄繼至以公廉勤類已
尤見委任在倉幕七年多所補益如社倉惠民局積
蠹實惠見之罷行于是京狀尚久合穎鹽司援增羨
常乞為減一劑有司沮格公亦不願受徑注餘杭酒
庫尹表公韶謂人曰當為胡君了茲事遂班改知平陽
縣以親嫌改金溪閩江盜作金溪為盜區矣所親多
勸勿往公廷馬疾馳求兵與食於郡守愧謝曰郡不
自謀如邑何邑宿兵千六百餘人日費不貲常賦已
預借至再歲公慨然告諭諸大家曰留貨以資寇不
若贍兵以禦寇然令不敢科抑也暫貸以紓急可乎

衆皆樂輸又請本錢於郡權推監酒以佐軍費內平
闕訟外接事機躬視諸隘激勵隅揔有鄧富兩社團
結義兵共教萬皆精悍公抽還官軍以其廩與義兵
分布防守遇賊追勦所向輒捷招撫流移以漸復業始
至時紅巾滿野未兩考田菜闢桴鼓稀撤戍罷推還
本錢於郡貸于民者理為新賦他人寸功必力言于
上丞黃必大尉曾勳改秩將校鄧克濟富梯等初授
者數十人而絕口不自伐帥李公壽明溥趙公彥覃
憲陳公愷倉黃公炳合辭論公桑洲飛鳶沙溪暖水
勦賊之功暴露經理之勞不報夏旱公禱雨於仁政

堂芝產堂梁吏民驚異甘澍果應士民歌之北去贏
錢尚數百萬且儲粟三十石倍賑荒公書生不能折
利素清儉無錙銖妄費而已丁公守廬陵熟公邑最
會擢桂帥約諸司同以挂碎弗就復以帥司幹辦
公事碎或謂中書堂記公姓字久矣矣以南為公不
荅至桂海南黎冠宜州羅蠻弗靖籌畫尤審既盪定
以次受賞公亦不預諸司委攝外郡則辭謂其子曰
吾起寒畯仕至外郎望不及此將尋松菊盟矣端平
初元辟知藤州命未下起居如常然若忽忽不樂者
一夕端坐奄然而逝六月辛卯也年六十有九階朝

散郎以子陞朝累贈某官娶盛氏贈安人繼林氏封
大宜人子二人太初朝請郎秘書郎兼景猷府教授
從龍某官女三人長適某官傳自樸次適韓輅次適
王恇公有至性內行事母極孝既歸宗余氏子止一
女公欲為命繼倩弗樂公輸以秋毫無侵自買田以
助擇余宗嘗立者後之鍾愛女弟一食必剖方巖至
公居安當薦公云孝友聞于鄉閭人謂寶錄公少負
俊聲長有美譽宜速成蚤達然登第已四十餘通籍
已六十餘學高輩流而不得預於禮樂文字之選材
周世務而僅施于簿書米鹽之間白首一麾假使臨

郡其惠不過及於古籐斗壘而止然天於是區區者
猶不公畀謂之何哉八歷六任十四五考貧不能歸
仕越偶市屋小因居焉其逝也秘書君適歸應試計
聞跣足萬里哀動行路將母護柩反葬于山陰縣丞
務鄉謝墅之原乙未十月庚申也後十有九年淳祐
辛亥余典冊府與秘書同舍一日過余曰先墓之碣
未立非緩也有待也敢以累君言發涕下昔文中子
叙銅山府君以下柳子厚誌其先君先夫人六一公
表瀧岡皆不屬筆於人秘書顧謙異而謗諸僚友乎
銘曰仕勿速化不可以久祿勿多取留畀爾後賢

哉胡公有德之言不於其躬于其後昆英英秘郎進擢未已匪天勝人迺父遺子

大理卿丘公

丘氏之先仕齊永明中為顯族五季自湖之烏程從泉之永春又徙安溪公諱迪嘉字惠叔少與弟秉嘉受春秋學于鄉先生余公克濟見推高第遂冠鄉試登壬戌第調永福尉激賞酒庫皆未上改武康尉先世松楸在焉公清謹至不敢與宗人往還教授潮州蠲學廳雜費之歛于士者去教授融州芮提刑及言異興祭酒子既以職判薦尚未深知公後聞其節守

喜吾得人矣改知候官縣治尚清嚴吏攬皆不使公又邑人梁成大在臺誅賄不獲嗾同列誣公鎬罷知增城縣捍寇保境去見思秩滿入京要路或有教公介醫僧可留中公謝不能部差通判循州以俸金築城西堤二千餘尺沮洳患息循人名曰丘公堤帥檄攝惠州積弊蘇醒知新州郡亦大治除提舉廣東市舶兼常平舶司例卷取諸番商者公痛革去崔丞相喜之欲刻諸石公力辭崔公益喜甚除提舉常平茶鹽事以方嚴為人所憚罷主管崇禧觀待次漳州侍徒竹湖李公薦公廉直不畏強禦召除大理丞遷駕

部郎官進對言立治之本不離乎身心次論士風上問何以革賊吏公徐曰以身帥之無不可者復罷為崇禧觀俄以屯田召疏八事而尤諄諄於畏天命固人心振紀綱重節義改兵部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權軍器監大理少卿復罷為冲佑觀起家直秘閣廣東運判公歷琛庾兩臺南人素重公清德喜曰賢監司至矣惟吏屬之寡謹者豪右之有過者畏公風稜被旨攝帥清遠縣徒寇以入省地拒官軍為常一日猝至殺縣令其鋒剽銳四出前不樂公者因諱言紅巾滿山海廣左皆盜區欲以撼公去之公

不為動益明賞罰審布置慮上下羅峒勢合則未易平迺厚撫上羅以絕下羅之援擒首惡得同黨餘相繼敗降盡縱其脅從者初清遠戍卒券食苦主將接剋公今月就州同摧鋒諸軍支給以絕禍根遂條上山前官軍民兵勞苦有差捷書聞朝廷嘉歎或者又謂徭非大寇公所殺多平民上獨知之召對勸上修身正心辨天理人欲界限時議者欲罷廣郡客丁錢公曰湖廣諸屯兵餉繫焉罷之則不可郡矣上顧問慰勞甚寵每奏稱善語及財賦公奏郡計素狹臣以儉為之未見其窘及徭寇公奏平寇皆陛下威德臣

何力焉因言浮論謗傷狀上札付大臣曰丘某對朕
詢廣冠其言皆有始末冠作之初或者張皇以重
其事及其乎定又云多殺若以浮議抑之緩急何以
使人宜以大卿處之大臣乞宣付史館翌日上御經
筵以告侍讀趙公以夫趙公賀曰聖天子明月萬里
之外矣除大理卿淳祐庚戌春也為省試參詳官公
晚入朝積中外之望又有主相之知少卻當列法從
而諉者妄疑公必居風憲竟以此不容罷以舊職提
舉崇禧觀辛亥十月丁未以疾卒于寢年七十三積
階中奉大夫安溪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娶楊氏柯氏贈令人男二人汲古從事郎平江軍節
度推官學古登仕郎女一人後公暮年卒承直郎辟
差兩淮制置司幹辦公事翁官壻也孫男二人孟宝
登仕郎仲宝該致仕恩二孤以寶祐初元二月某日
葬公於南安縣嘉禾里蔡嶺之丘山公無恙時過而樂
焉曰他日吾歸於此矣公少清羸尚書揚公炳一見
竒之有宅相之議或疑其寒楊公卒與女性剛峭寡
合不漸人知人亦鮮能知公者持身如玉雪蓋官居
鄉無秋毫黠點時有賈胡銅臭埒國徧交責任公獨
拒其謁苞篚亦不敢及門溫陵大都會朱門華屋鈿

車寶馬相望公未為廣漕前僅有弊廬在委巷出則
徒步一童負衣笈見者不知其嘗為郎官使者也蓋
他人仕官巧者速化貪者悖入公自一尉至九卿銖
積寸累無券外之獲自初筮至監牧方面水清蘄苦
無俸外之償雖甚甚公毀公者不過病其太剛勁爾
至於清白吏之稱則怨仇不能改也嗚呼功名之際
其難久矣營平破羗宣帝知之魏相主之也新息失
侯世祖抑之梁松毀之也陛下于公奎畫昭回布之天
下方之趙馬有璽書之獎而無珠犀之疑矣然毀公
者豈止一松哉卒于天子深知之而不果用大臣

力主之而不庇不亦重可悲慨乎余繼公為琛庾者
覽公遺跡敬公雅操二十年間每以告鄭喬李范游
數丞相曰求奇才則愚不知求廉吏丘某其人也二
孤來徵銘余病且髦氣力不足以伸公之屈文字不
足以垂公之名姑撫其寔而銘之曾大公某妣某氏
大父某妣某氏父某以公故贈中散大夫妣林氏贈
令人銘曰甚哉世論之險熾也沒其善之大而撫
其瑕之微也甚其事之濟而幸其人之危也然昔也
惟敗事者蒙詆譏也今也雖成功者亦洗吹也哀哉
丘公之滯且疇也公性迂俗余文皆時嗚呼千載而

下覽之者無私愛憎則有公是非矣悲夫

鄭德言

莆鄭氏居後埭者皆祖侍御史伯玉德言諱侶侍御第五子承議郎叔僑之後于隱君良為曾大父罔為大父贈承事郎譽為父孺人許氏為母初受學于元慶長出語同學兒退三舍入試諸老生避一頭始以潛甫名取閩廣漕薦後易今名貢于浙遂擢端平乙未第歷慶元府昌國監豪右撲酒坊十五所有不酤飲于坊者輒困苦之德言白府毀諸坊聽民自醒使縣郭有物力家各以高下歲認諸坊息錢有差無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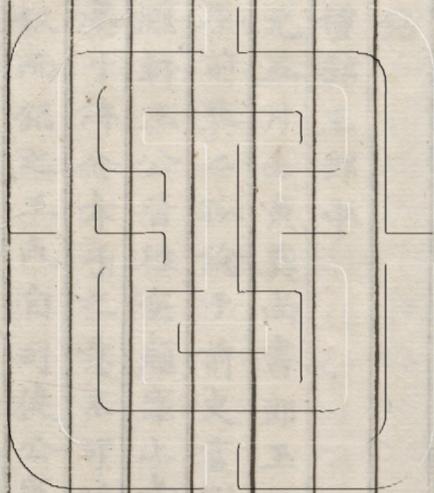
力而開酤者日認有差昌國行萬戶酒自德言始也卽第為豪右與主欲沮其議德言毅然不變至今行之辟沿海制置司犒賞酒庫陳公愷趙公以夫羅致閩幕城中貴萬能榮辱禍福人者非一族德言臨事問理不問勢未嘗曲筆以徇人始若忤拂終皆愜服改秩知古田縣未上趙公建公江制閩辟主管機宜文字治法征謀悉謀而行軍府稱治除戶部架閣數月以風聞去差通判泉州俄以太學博士召遷國子博士兼沂靖王府教授權樞密院編修官向用矣會試發策論師道大司成疑其侵已又以風聞去

起瑞州寇軍寔修大政飾先賢祠繕使客館溪貫郡
市舊為浮梁稍霖潦則病涉議改造石橋或曰郡去
石遠德言卒為之郡人名曰惠政橋在郡年餘帑有
羨財朔望詣州學書院必進諸生講說然其為政常
痛繩豪猾郡有大冶積為姦利德言急捕治則又支
以風聞去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淳祐辛亥閏十月辛
巳卒於家年五十六階止承議郎前配趙氏宗姬繼
黃氏舶使非熊女皆封孺人男子策未冠歌鹿鳴于
鄉初德言葬趙氏于興教里徑嶺之原為三穴至是
子策母子以寶祐初元二月己未奉德言合柩距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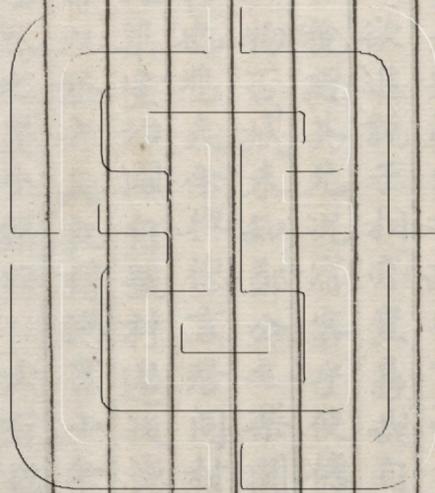
葬七年矣德言少苦貧萬里客游寄食于人及稍有
俸祿則又踈重義嫁孤女卹窮姻交道尤篤其徇友
之急而危身靡顧脫人于難而絕口不言有可書者
性踈直聞善則服有過必規知德言者愛之亦以此多
迂未第時安晚鄭公一見器重遂客光範及官甬東
鄭公方幅巾第門下客皆散去惟德言過從益密
論文聯句宮動商應鄭公每曰從我於寂寞者惟德
言一人耳及再相皆謂德言必有大遇合鄭公亦以文
字官擬之而內僅為博士外亦僅持一麾以終其年悲
夫余晚貳奉常語議郎汪君之林曰吾欲有言於丞

相如不揖客何汪悵然曰使德言若在必能入卧内以告余以是知鄭公之親德言也又知德言之忠鄭公也然士欲進說于相亦豈易哉自平甫子開皆不能以頰舌挽回其况賓客乎使德言不去語及時政得失人物否臧未知鄭公之樂聞否也未知德言之終合否也悲夫余與德言居同村里人既號余後村德言又築室治圃自號村邊後德言罷郡余去國喜曰歸有以娛老矣孰謂德言小余九齡而以宰上之題累皤然之叟乎銘曰士有抱負患相未知相知之矣迺握弗施社登庸而滄浪擯富遭遇而徂徠

危匪今獨然從昔有之嗟哉德言吾將尤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四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之一百五十五

墓誌銘

禮部王郎中

寶祐改元五月壬寅葬尚書郎王公於郡南嘉禾鄉
山平之原前葬二孤諡于前史官劉某曰先友如鐵
庵方公耀軒王公皆往矣題宰上者非公而誰予情
荒久硯塵耳許念孝子之意不可孤故人之誼不可
忘也迺叙而銘之王氏自司徒公審邽唐光化中牧
泉家焉傳五世至莆田長官保隆始為莆人又六世至
給事中晞亮給事生長溪尉桂尉生奉直大夫潤之

奉直五子公次也名太冲字元遂擢嘉定戊辰第為
潮陽尉邕州法曹盜陷鬱林官軍駐貴州公白其逗
撓帥下令濟師盜平歷湖北浙東提刑司檢法官諫
議酌大情不次求小節目以晉獄輕囚無度死辟多
末減丁毋鄭恭人奉直公憂服闋擢知吉水縣問政
于楊公長孺楊公科條以告公采用之兵饑按產數
糶官不抑價巨室樂從鄰艘踵至攬人舊操縣賦公
籍其長雄者以衆攬分隸輸各有差學舍素薄于
刑臺陳公墮得田六十有四石以助政成邑者君三
異羅君茂良敬之公初為補填數月考

令臺郡薦留詔改秩因任滿三考桂師趙公師
經畧司幹辦公事宜卒據城叛張提刑琮往捕
公攝州叶力夾攻梟賊全城又攝邕賓客三郡知
州造城北浮梁以疾乞仙都觀知梅州國用房
東鈔益歲八萬籬外再收浮鹽千五萬籬公力爭之
奏記時相曰鈔鹽斤有四十錢私鹽斤五十錢一旦
使私販依鈔價塩子失業愚恐新興之利不償供億
若謂失之於淮取之於廣猶肩背既傷而欲併虧
腹也吏方奉新書不暇獨以斗壘小侯抗論撐拄後
詔罷浮鹽鐵廢帥粵嘆曰梅州一申之助也知肇慶

府盜奔出境軍府稱治俄以趙提刑師筭疏罷趙去
揚提刑大異繼之興鐵庵直公前誣歲餘除大理寺
簿遷大中正丞賈胡蒲姓求婚宗師公曰歸明徭
乃欲婦宗姬平婚帖不可得也輪對言陛下何不
以太平責宰相以讜言責臺諫侍從以富強責主兵財
者次言東漢召靈士魏仲英而仲英曰後宮厩馬左
右擢豪可減去乎遂不行今君子屢招而不至得無
有發仲英之謨者乎上問孰為君子公奏如李韶徐
霖之類除考功郎中有朱該員郎希遺澤者尚書
不與筆公書紙尾曰候奉常定范相宗尹謚歸

議公從其謚而駁其議曰普安建師本出高宗聖
斷范將順之且今以此功歸之恐范公不敢安也時
安晚鄭公當國史宅之副樞公之言如此以郎班對
言括田權契遺使與利非便兼禮部郎俄為真尋兼
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輪對條四事一正資
善之名二近命二相蔡辭寵清之避事獨相並相謂
宜早決三風憲之司于今尤難牢籠其苦正視貢蛇
節帖中休拳空霜龍宜養其氣以來忠言四戚內滿
朝外接壤非祖宗家法次言臣頃考太學秋賦參詳
省闈論體貴精圖今羸疎如策括策體貴明整今繫

况如經義詞賦當字字精粹今亦引語錄殆類方言
 宜以有變之上欣納他日語大臣王某所論文體誠
 是士或匿哀求試縮舉奉對皆執法不與以風聞去
 奉崇道祠需次汀州以疾卒于寢淳祐辛亥九月丁
 亥也年六十八官至朝散郎娶方氏余氏俱贈安人
 今安人吳氏二孤天麟應麟四女迪功郎監惠州石
 橋場林公琰進士李某黃某林某其壻也長女前卒
 二孫儀子國之應麟以裡需儀子以遺澤俱補將仕
 郎吳安人闔戶自誓子亦嗜學歲幾公不死者公少
 發憤截髮讀書與兄秉哲迭魁鄉試以聲律擅于一

世老猶流落不偶予與曜軒以書薦之鄭公贊卷有
 獨負天舉生反我同心之句鄭公大喜曰今增一舉
 主矣遂開朝請公素清設不善豐殖俸入奉親外與
 諸弟共之南歸僅有田廬歲晚西土驚其田以其僕
 馬身後伏臘蕭然謂公挾貨以進者誤也惟里人知
 其不然予聞之長者給事公長身方面高宗器之
 曰南人作北人生然一生忤秦丞相秦死始召公亦
 昂藏有祖風晚遇聖主與南宮牋奏預東觀記纂經
 惟瑣闥唾手還氈矣迺亦不究于用悲夫子觀士之
 用世者以圓不以方以密不以疎也公之即吏禮也

一事目可漏必拒不太方乎衆憚風憲而含譏玩之意世重理學而非質俚之弊不太疎乎行遠士孤立之意持一世絕異之論居衆人必爭之官縱使上有憐才之意而公自無容身之地矣悲夫奏議表牋雜着若干卷皆奇峭有氣骨惟詩別為友戎集乃公手選于古書多貫通晚間虛齋趙公以夫明易歸作易文變義與趙公說相發明未成而卒鐵庵名大琮耀軒名邁公友也銘曰嗚呼公子無叔文之累兮負子厚之詩有貢禹之貧兮蒙玉陽之疑紛浮論之喧啾兮哀細德之險微四方上下兮將安之公曷不來

兮返故栖南山之南兮西山之西荔子丹兮壕甘社酒熟兮雞肥曷不續九老之圖兮而入八哀之詩醉公阡兮永訣鏡子辭兮孔悲

左藏吳君

丁卯戊辰間余從諸生應公試鵲袍中見一生風度嫺雅如玉雪揖而問之曰吾永福吳丙景南也生於丙午長余一歲遂定交試必同索出必聯轡既而余先婚宦君懼丁丑第就甥館于朝陽別去二紀癸卯君來倅甫始再握手相勞苦向之玉雪者稍蒼黑惟設論意氣如昔君去蕭不復相聞余晚擴田間君

仲子海墨哀來謁亟出問君安否海泣曰先君以淳
祐辛亥十月己丑逝矣治命以宰上之碑累執大海兄
沅在潮守墳墓俾海踵門以請余不獲辭君初補入
己為學官真西山公所獎拔然白首仕官不過主松
溪簿教授貴州宰安溪長西浙漕幕倅莆蕙二郡監左
藏西庫秩止朝散郎而已蓋君守道任渾澹然無營
治安溪有遺愛唐御史璘屢拔君於朝垂入矣唐去
事寔為歲幕稍近矣坐董秋賦場屋小闕而去後臺
疏劾趙漕去咎由崇賀矣丙何罪抵莆適大比言者
猶以君藉曰惟在惠陽歲餘又忤部使者去安晚鄭

丞相君同舍生也處以京帑幾遇合矣竟以內艱去
得年僅六十六曾大父傑大父師勲贈承事郎父廷
贈奉直郎母安人方氏陳氏前配柯氏蚤卒繼柯氏
俱封安人六男子沅海聯名庚子胄薦沅受君遺澤
澧潮貴陽皆天三女子修職郎善化主簿趙崇空漕
貢進士陳衛龍柯資福其壻也資福前卒孫三人女
孫二人君永福田盧蕭然於潮簿有貲產因葬于崇
勝里之竹山明年四月庚申也君在日顧松楸因念
國恩弟妹奉陳夫人安輿往來潮福君歿海繼先志
不敢即安于潮余惟前世用人或以行藝或以譽望

或以資格選于里射于澤宮策于天子之度者為行
藝稱于宗族鄉黨聞于家邦者為譽望合于聲言書
判列于四善二十七最者為資格士有其一焉必甄
擢必通頭雖左雄山壽典選裴均崔祐甫當軸不能
廢也君於三者備矣然上不為鄉大夫下不乘一障
以死嗚呼茲其謂命歟銘曰
君未嘗死君有美子
不騰而上乃尼而止

鄭君傳

君傳名巖少苦學能賦二十一薦于鄉二十七再以
魁薦五十春官不售或勸奉對南廊君傳浩然不屑

益淬礪不少頓挫淳祐壬子七月丙申得寒熱疾醫
誤服石膏湯暴下而卒年五十一明年臘月戊午葬
於尊賢里松門山娶郭氏無所字以弟子孫為後既
庶出一遺腹子未晬鄭氏之先諱守浩者梁榜登第
牧新州母弟守約於君傳為曾祖是生揆為祖撰生
渭為父母歐陽氏世清貧君傳無卓錫操寸管而已
而內事父持家外接賓友上葬再世下拊弟妹禮文
無缺恩意甚備古者造士升俊必以行藝以君傳
修于家者言之行未完耶嗚于場屋者觀之藝未工
耶然鐵硯穿毛穎秃取禮部一名如登天嗚呼未嘗

剖璞則足而退人也猶可奮翼垂翅而死天也銘曰
弘六十餘乃始奉對君傳之天小弘十歲吾銘斯
丘覽者悲慨

安撫殿揆趙公

國朝自裕陵後宗室始有擢進士至顯官燕懿王五
世孫子盡寇大觀舍選為建文法從忤檜去國累召
不至居衢之開化遷西安與北山程公簡齋陳公
友善終徽猷閣直學士徽學生婺州通守伯昂通守
生贈中奉大夫師展公其次子諱希濤字無垢母王
令人夢異人持幟掃室而生公少苦學強記登嘉定

丁丑第歷永豐尉邵武軍司戶興國軍司理有告逆
旅主人行叔者公辨其誣或殺營妓六歲兒株連者
衆公庶知隣女所為時母子同繫使伴婦陰伺之得
其情索兒環釧皆在女伏辜去為臨安府錄參有庶
平聲堂除淮西安撫司幹官嘉熙改元秋黷暴過濠
倅闕制置陳公黼檄攝事或勸緩行雖戎師趙勝亦
然公携十騎直趨勝大愧道遇黷追騎發一天斃之
越二日至濠守將王世英驚喜曰誰謂文官怯邪黷
圍安豐陳公委公督夏臯趙東軍亦遣余公玠與公
同援豐入壽圍解改秩知安慶府懷寧縣兼通判事

杜公果建西閩羅致于幕白事都堂差主管淮西機
宜文字大酋察罕合兵號八十萬圍合肥疆弩積砲
數攻安豐者杜公登埤指授選屬視砲衆皆瑟縮公
往無難色城中出奇兵勦敵俘殺以萬計寇去杜公
歸功上介白事密院督府為督帥言浙江淮已非計
又析淮為東西愈誤欲救淮西非以江閩兼領不可
又言壽之存亡係豐濠安危入都為平章喬公左揆
李公言城堅而力分兵多而食少糧旋糶旋支楮隨
印用國貪至此而豪富擁高貲士大夫實私帑非
同國休戚之義宜令各有補助除藉田令還朝論

欲擢守濠杜公奏留遷司農寺簿公素疑壽將李敏
勸杜公留其子帳下輒亡去未幾壽城叛淳祐改元
遣大府寺丞兼淮西制司參議官淮西提舉時以武
臣帥盧擇儒者佐之欲通金陵脉絡為江閩別公之
傑言安豐宜預備韃果犯豐別公謝曰今歲言安豐
受敵惟公一人力薦之朝除淮西提舉兼參議加直
秘閣陞參謀杜公建江閩舉自代呂文德詣闕攝帥
事軍無宿儲萬口籍籍憤呂剗剗公密刻其不法奪帥
權移馬司呂麾下皆在合肥衆為公危之公鎮以靜
除工部郎官韃犯德勝門公調耿春鍾實等以敗之

唐店王鑑至詔趣公供職兼樞密院編修官自丙申渡淮至是凡八年入對上喜云卿久在淮幕宣勞公言三邊創殘上流危急防江軍無統把隘舟文具邊臣祖求錢糧邊功未有公爾忘私國而忘家者又言浙西軍貧口券宜全給紆楮上問邊將多所薦拔問邊備乞合江淮復壽春不改素論上令與宰相國之公贊廟謨薦王安既不復壽韃環而攻之衆方咎公主議安死守援至寇遁壽城至今屹立除度支郎官言殿步軍多終身買閑京畿師漕兵擇江開湖卒昔各自廩今初建版曹增幫又百司胥史日繁邸第戚

畹內諸司使臣官觀局務冗職挂名遙領不一請置會計錄量出入議省併兼檢詳戎監俄除檢詳仍兼相以憂去先序進私人以自固獨不及公范杜並相邊事多以咨公輪對言辭利野戰今能固水行舟我反不及既城灘家城三汊河口又欲城徐城比漢人教之欲伐其謀宜昧其心又言江戎帥俱戎邊陪都重鎮乃無大將精卒何以慎歷上問呂文德何如公對文德可用但須駕馭除軍器監仍兼檢詳兼司農少卿俄為員以風聞去提舉建康府崇禧觀仍舊職江東提舉視所部早傷高下發廩有差以殿中侍

御史謝公方叔薦兼知池州前公去國謝公疏也後知其有方面才力言于上人以此多謝公既視郡印新造戈船改蔡隘口合兩司羨錢羅二萬斛別椿二十萬緡備賑貸調發又買田百畝助廩士在廷諸公交薦除直顯閣知江州江西安撫節制斬黃安慶單馬朝旨和羅三十萬斛時史宅之典領于內悞屬欲趣辦希賞公曰奈何竭膏髓以謀其身乎撐住久之沆滅其半進直龍圖閣學士增黃岡守備韃哨爪步掠貞陽獨公所部晏然訖傳斬黃有警樞府委官來援公再求罷不允所委官竟輟行俄又有自詭經理山

寨者公曰它寨改屬可也司空山一寨雖屬安慶距江僅二百里用溢浦事力更累政營繕于今九年器械糧皆種副閩供億不奪付它人乎或謂相主此議公曰不得其職而去與它時敗而去等耳力求去乃名公而以未伸代之除大理卿猶為廟堂言二閩當合但升距黃遠只當以九江帥守兼昇閩參謀就近接應制置吳公淵果辭二閩卒不果合山寨仍屬副閩公力也除秘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過家上冢散金族戚乃赴鎮待民平易有卑抗尊幼犯長者不施朴令以家人禮百拜自贖有叔姪爭遺珠久不決

命毀珠于庭惟取吏不少怒部內臣猾主民訟持吏短長者皆知姓名捕治其尤餘皆掃迹前帥陳公塏濬內河六百餘丈公又濬外河修廣倍焉舊戰艦有赤馬白鷄公更造千石舟高大倍焉以積楮百萬緡儲粟平糶火災書焚室施實惠數月間公私廬舍復舊秋夏旱四郡尤甚寬租勸分招販蠲稅累疏戕天詔航京粟二十萬斛入關全活一路尤溪峒民保處命募僚開曉禍福即詣帳下謝罪奏官之公素強不健忽得疾治事閱文書如常米艘至尚且區畫賑贍暨勸省憲嗇神公不以為疲取圖覺經緯之書靜極

則覺四字於几乞致其事除右文殿修撰辛亥閏十月甲戌卒于府治年五十八訃聞上謂近臣趙某究心火旱遂死于職可傷也娶令人鄭氏先公十九年卒一子與橫連功郎南陵主簿執喪蓋哀顏色哭泣觀者感動四女長適承奉郎呂泰亨次適登仕郎楊紹文鄉貢進士嚴潤老幼未行存惟長女泰亨亦前卒一孫孟楚登仕郎寶祐改元正月乙酉與積葬公于江山縣之松山公自脫選十轉至中大夫八以邊功助二以年勞自籍令十遷至九卿皆以勲業自致不假寸援性孝友甲辰裡需任希減丁未又任兄子

與梯或曰如稚子長孫何公曰弟姪年長當先之做
 范文正公遺意買田為義莊命僧出納以享先贍族
 病中書規約之末戒子縣謹守勿墜其持身清苦服
 用樸素飲膳菲薄門無苞苴室無粉黛却江間迂新
 中金千星堵十萬暫撮合肥既鎮長樂皆積銀鉅萬
 遺後人養兵饗士外卮酒一肉不妄費及解麾鉞惟
 書萬卷自隨視他貴人獨無厚藏曩予與公聯事江左
 嘗評公曰真勤練廉儉人也昔典午民以虛誕饕侈
 之士當事任平居不辨馬曹者有之柱笏觀山者有
 之碎珊瑚探牛心者有之臨難委師勸進者有之倒

持手板者有之敗事猶求玉帖鏗者有之卓舸載書
 畫而走者有之其真能為江表繫衣冠禮樂之脉者
 祖謝陶庾數公而已祖枕戈待旦謝履屐當任陶解
 木儲屑庾噉蕪留白公大節細行近之夫事以勤練
 成以虛誕壞財以廉儉聚以饕侈散不易之論也故
 予于公元生用捨之際重有慨焉銘曰在昔西京
 文武彬彬雄論卿將曾不數人慶歷盛際西北起塵
 祀之歎憂刑先民頭允趙公乘邊十春擢殿失匕
 飛矢及輪公褐寬博公膽輪囷淮江既清受鉞于閩
 知柔知剛有勇有仁欽藏英銳臺意拊循謂歸

衮繡謂畫麒麟天乎奈何奪此寶臣維令勲舊如星
向晨又弱一个朝野悲辛長樂之郡矜佩詵詵祠公
于校去思如新金石有壞銘不可湮

陳惠安

頃余按刑江左檢法官陳君紱護印至境上始見色
謙而和若無以異于人也言訥而詞若不能出于口
也既稍親密聽其緒論見善稱揚若自己出聞惡感
類未嘗忿嫉余歎曰君吉士也及覽牒訴察其擬筆
傳經而不膠紙上之言析律而深得法外之意又歎
曰君仁人也既而君先以薦改秩去余兩入朝君

終無一字及去國為農君書問無虛歲余愈愧伏曰
君歲寒者也俄而君之子以書來訃曰楙伯不孝先
君以淳祐壬子十月庚申卒于惠安官舍且死曰知
我者後村翁汝往謁銘按長樂陳氏以營田郎官俞
為祖四傳至見堯以累舉恩授初品官生樞詹榜終
莆田丞生霆國子進士贈承事郎君考也妣林孺人
玉堂林卿出之女兄君字若晦未冠而孤受學於舅
氏知名場屋連蹇不售擢寶慶丙戌第年四十六矣
調興國尉泰寧簿家雖栖遲十年始為韶州司戶兼
法曹掾以庶平稱攝仁化樂昌二邑在樂昌祠濂溪

程朱于學士經指授後多策名士兵乏食君自邵航
俸米以給比去上羨緡于州再調憲幕事教使者皆
愛君重君知惠安縣其治以撫循安靜為主初若寬
緩然志慮惻怛邑人信伏闕訟稀息歲旱君語其僚
曰邑貧拾勸糶無他策迺捐俸以倡吏民嚮應得萬
楮千緡自縣市至村灣各有糶局東斗門飢民數百
保聚君答其桀黠者三人發常平以贍皆帖然散去
舊例取兩年前賦隸別籍名縣用錢君併入都簿奉
養清苦家無留貲作成其士中庚戌第者三人邑益
治君益矐瘁九日與其僚登高歸感微疾歎曰吾去

歲本賦歸以早不忍去至此麾鑿卻藥預為遺令勉
子孫以學發身以儉持家自君病士民爭為祈禱既
卒皆罷市巷哭得年七十二秩奉議郎葬其鄉某
原寶祐甲寅四月某日也孺人李氏丞相忠定公四世
孫尤賢淑二子琳伯能繼君志濡泊後從父黃岡令
一女適進士潘覺先前卒一孫似翁君為選人時久
滯苦貧然泉牧李公韶以攝局招廣漕黃公樸以郡
椽辟皆辭不往嘗與廣州教官林勸約各掛冠以追
崇其親勸亦靜退者今世號文章家比肩而立君願
以埋文屬余甚哉君之迂也曩予為清望官不能扳

君于朝今既退老成一禿翁迺欲以無能之詞托君於千萬世甚哉余之迂也銘曰人疾馳我徐驅老銅墨勤收芻蕘種荒芟董荼糴佑平菜色腴微令君僵路隅身奄忽氓敬教官雖薄賢可書為此詩和薦于

林景大

景大林氏名演世居莆之江上將仕郎繼道曾大父也以樂施稱贈宣教郎夙大父也朝散郎平海軍節度判官兼內外宗簿起初父也母李安人高州使君悅仲之女宗簿擢乙丑第景大少苦學有聲鄉校秋

賦輒不售抱負鬱：無所發常自感慨惟宗簿公見其文必曰吾而齒宿而意新尚可勉入溫陵幕始以胄子補入年四十七矣私試屢捷聞宗簿公屬疾棄歸治命謂日月逝矣今受遺澤景大素友愛異于猶子棟服闋坐學不試則已試必中己亥舍試辛丑壬寅公私皆中尚書一寶甲辰省試既取矣以謄錄字誤出歸營一丘茲將老焉同舍生鄭君珩西上力挽同載一戰而援陞上舍生赴廷試景大為諸生時屢扣閣上書論天下事及對空憶萬言指陳無隱以此屈居乙科例得陞甲教授梧州不以荒遠鄙夷其上

所以新美作成之者甚至又條敷鹽權契回易權攝之類為民惠苦以告帥憲不曰冷官當清談而已秩滿不俟代奉求遺書檄去官橐無南物僅終扉屨再遊湖南提舉茶鹽司幹官迎吏且及門得疾初猶不至甚及痰盛食鮮遂以寶祐甲寅正月丁酉卒于寢年六十九娶貢士陳君汝陽之女三男楠某某一女楠等以其年四月己未奉柩葬于某里之權山景大事父孝父弟潛沂及女兄弟有思棟今為永嘉法掾自南渡再興大學以三舍法造士行藝攻于有司譽望之于平日益有朝鮮褐而暮為學官者其後仕進稍

艱文法益密有司所取或未愜多士之論平日之譽或不合一時所好雖有符融郭泰歐陽詹之流亦皆駢肩抑首參侍郎選而去然則景大以成均前廊在集英高等而妻死選調無恠也銘曰君別號養吾翁浩然者素周充仕雖晚猶賢遠化教雖盡不與死終

趙教授

福清距莆田百餘里余甥館在焉間遇其邑士若民多談縣大夫然否惟賢趙主簿不容口自端平罷縣稅簿無蕪局吏卒數輩皆棄去破解三閭寂如僧坊

君居之甚安對客為清遠之言若不以事物櫻心者
然歲飢于勸分尤盡力過軍擾瀕海君言于帥宜下令
築約豪右或請歲輸百萬買糶某處蒲魚之利君言
于漕行此漁業之民皆餒死矣帥漕俱納其言金由
是愛君重君遇當路必誦君賢人見趣向不同余力
又薄終不能為君軒輊再轉為漳州錄事參軍左翼
軍捕海寇送郡獄將貪功吏納賄援不分首從法君
爭曰此可施之山賊鯨浸中遭掠逃生無所有足矜
者吏猶謂驅率未行當徒君又讞曰此為驅率者非
為被驅率者傳以脅從罔治之義臬臺是君議志原

之郡以旱禁世米鄰郡民受庸南歸者各負穀一籠
吏欲拘沒君曰彼越境而南終歲勤動所得忍扼吭
而奪之乎白郡還之民有執某甲盜衣者吏詰曰若
衣主絹此練絹可執乎夫者曰彼練吾衣矣君使折
衣縫有主名花押夫者迺伏傍境官戶有強佃龍溪
縣學釋菜田者郡以委君君奮筆歸枋郡人賢錄參
猶昔邑人之賢主簿也性清謹以簿權丞有常平拊
簿錢州倉支軍糧有數前錢皆卻不取余與君始會
於福清再見於莆別數年矣一日有墨統通謁者視
其刺曰延平鄉貢進士趙珪既肅入問其家世蓋君

之子亟問君起居愴然曰先人去漳調潮州教授未
上以壬子九月十八日終于家年五十八秩止從政
卽且袖君季父恬軒先生維所仗君行泣然曰先人
待君銘而葬余為感動于是恬軒八十三矣狀君累
三千言讀之知君一門之雍睦也自尤溪之莆皆崇
岡峻巘珽觸熱重趼往返八百餘里而來求銘又知
君諸子之純孝也按趙氏世為尤溪人高大父元德
始由龍溪遷石門曾大父椿祖石門居士起父相泉
先生綱與恬軒齊名君諱阜字則平以甲午鄉賦擢
乙未第知舉貢文忠公稱其賦有古體既仕竹湖李

公毅鄭公鐵庵方公皆薦君庶退校文于建太守實
齊王公寓貴意一徐公皆獎君藻鑑在漳章趙二牧
皆薦君改官徐公晚居廟堂竟不能扳君子朝豈執
政不足于力耶抑君命使然耶初朱吏部尉尤溪文
公生于尉解後克齋石公出宰卽學為傳心閣以祠
周程文公記焉石門于是已知所宗師矣至于湘泉
兄弟白首固窮守師說不畔時號尤溪二趙復齋陳
公來守延平作道南書院聘梅塢林處士羽為堂長
湘泉命君往師焉復齋于諸生中獨稱君清明秀敏
期之甚遠烏虜以君之間于父兄講于師友者如此

賓師之任旃厦之選也而老死于郡文學惜哉夫易
 盡者身也難磨者志也有餘者德也不足者位也君
 何恨焉君前後配皆陳氏相繼天四子珪貢于卿次
 璞次福翁薦翁女適胡一振一振前卒諸孤以甲寅
 十一月某日奉主喪合葬于蕪峯之麓與湘泉瑩相
 望銘曰石門至君世洛學仰承先儒俯淑後覺使
 借玉階使侍經幄可以批九淵之鱗折五庶之角惜
 其有山澤之癯無雨露之渥天道遠逸儒迂邈食其
 報者其在璞瑤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五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六

墓誌銘

雪觀居士

顧夫人名靜華自號雪觀居士故國子博士杞孺人
 林氏之女山中趙君庚夫字仲白之妻前國子監簿
 時顧字志仁之母既葬歸于仲白生志仁及二女年
 三十四而寡及見志仁擢甲科第四人掌宣城書記
 迎夫人就養以嘉熙戊戌四月四日卒于官舍年五
 十三其年膺月十九日合祔于甘露之阡初博士公
 詞章名天下夫人于百家傳記至老佛之書多貫通

古今文章悉成誦儒生精博者不能及落筆辨庶
不費思索自成文采士大夫以翰墨自命者無以加
也余先君侍郎族父尚書與博士同年每曰晉人稱
王夫人惜不使朝士見如雪觀才慧非獨閨門之秀
貞可論事殿上矣仲白沒志仁尚總角夫人忍貧自
誓無不堪之容延師于塾程督甚嚴科舉外教以義
理之學又十四年而志仁成名其奉文對析理甚精抗
論甚忠有譽于天下甚蚤賀客至夫人亦無甚喜之
色志仁為大理司直始脫選乞上還

禁二親

詔可其請贈山中宣教郎雪觀孺人異恩也志仁既

采論言扁其冢舍曰錫耀堂又泣謂余曰先母之空
僅書世系卒葬年月日于故銘則未也敢以請余亦
泣曰夫人吾友之令妻吾里之貞婦吾先君先太夫
人之所視猶子者也敢不敬諾然衰病累年不克為
余病少間志仁請益力語益悲余觀古列女才而賢
者蔡琰班昭二人而已琰詩高出建安七子父篋賜
書四千卷世亂書亡琰追記四百余篇手抄送官悉
無繆誤才則才矣而好節有媿昭兄固作漢史八表
天文志未就昭續成之其論諫者述世以為典訓賢
則賢矣而子穀無間能與昭相論難者夫妹曹豐也

生為昭撰集遺文者子婦丁氏也穀于是媿于其姑亦愧于其內矣夫人節全於琰有禮宗之風教

於昭食義方之報志仁之所以植立而顯揚亦非穀輩之所敢望也余三十三而銘仲白六十八而銘夫

人是歲志仁以奉議郎通守泉州兼南外宗正丞女長適進士李億億前卒次為尼孫男若瞻國子進士

孫女四人銘曰懿哉夫人之為母也雋哉志仁之為子也然富貴腐鼠也王侯聚蟻也夫人之望爾也

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夫必敢言如元城也如君倚里也能繼二子之賢然後有以濟二母之美也勉

哉志仁之不可以止也

惠州弟

處和名克剛先君先魏國林夫人之第三子

天父叔父歷館閣先君至侍從處和接爽

世文獻用先君遺表恩入仕初筮長溪東尉邑去州

數百里與溫接境盜出沒其間比處和去桴鼓不驚

再轉潮州推官先後牧守賴其旣畫去為泉州錄參

盡心業棘肉無怨言素拙身謀在潮獲常員劄二至

泉又獲其一處和笑曰安得職劄耶初處和少角時

先君命出拜鄉先達陳公若屬之者至是陳公拜

秋卿慨然到上太守文忠真公亦曰其伯兄久從吾游合穎非吾責乎由承直郎改通直郎知沙縣二稅銖寸以上州輸邑計仰監而已牒訴尤繁處和以勤儉扶積弊以公恕平兩造醴餼通鉅筭稀桂帥避通判靜江府以親養辭監左藏西庫秩滿擢提轄文思院會帑吏亡金同寮三人其二有與主獨坐處和怡然不辨出倅福州未上擢知新州改循州皆以親養辭求為福建參議官入幕數月丁魏國夏素豐飢美髯及卒哭羸瘠班白見者不能認練祭則皤然一翁矣免喪余以大蓬名年已高不欲出念處和久困遂

行安晚鄭公當國迎勞曰某再相之初板後村自助而不至今已更闌客散矣余曰遠來有求于丞相爾鄭公問何求余曰以愛弟累公丞相奏以處和需次知惠州未幾余先逐鄭公雖薨余至黨論廢處和欲辭麾乞祠余曰兄弟罪不相及也有旨免朝辭趣行余率子弟餞飲南山竟作兩年別爾處和行至海豐見村民數十百輩羸羸若就逮者呼問之則曰官點集吾曹為新使君擔夫處和曰吾行李不能數遠安用此為答縣吏盡縱去于時久旱甘雨傾靈至郡反禮例二十緡於公帑輟未製供帳絹二百疋以造祭

服新旗幟事提大綱獄酌情不以小慧小察為能惟
告許禁枝蔓犯者不少恕歲旱運廣米平糶教民
乾種烏龜選行數十里無人烟號曰盜區舊戍久廢
迺築新基外為土城環以塹請于師增推鋒四十人戍
焉又創惠民局病者如有鹽藥以謁學例卷助學釋
菜始有祭器作豐糊書院列四齋前為夫子殿後為
先賢祠以丁鈔例卷買田養士始至帑庾赤立人疑
不可為處和激覈滲漏量出入削毫匪省厨傳自奉
始窮書生或笑其過于清苦答曰吾積至萬緡則諸
邑寬剩鐵醋息錢可罷矣瘠一身以肥邦庸何傷寬

剝者取之二稅之外酷息者取之訟牒處和方議草
此二弊俄得滯下之疾比屋薈燈祈安蒲節猶與同
僚小集越三日始伏枕然治事如常手書兩幅區畫
身後不少亂左右問無數字訣後村乎曰兄老矣勿
攬渠袍易簞尚延郡文學至卧內再捐羨錢千緡增
學舍翌日終于州治年五十六寶祐甲寅五月甲申
也秩止朝散郎始死官吏士民相吊將發空巷父送
其秋反柩于家娶趙氏贈安人前二十四年卒二子
楚桂皆力學楚當受遺澤一女為尼孫男三人尚幼
十一月壬寅合葬于北辰阡遵治命也余兄弟少而

不天惟同事魏國之日長不幸無競天魏國薨每與
二季誦君子三樂之言相對悲慨自南來者聞處和
強徒則喜聞郡人稱其庶白則大喜涉夏疾動書來
猶不言病而以束屨至郡為喜烏虜處和慮其兄之
憂而諱其身之病緩其身之病而急其郡之飢語之
士未猶當流涕况天倫之情與郡人之思乎處和由工
轄一門十年祿米不繼其所以能增汾曲數椽闢郭
外二頃者蓋其性儉約攻苦食淡居則亢薄質為中
產仕則化凋壘為富州其道合于易之節老氏之嗇
豈有他謬巧而然哉昔周嵩自評伯仁仲智不如叔

泊王子敬與諸昆詣謝安客問孰佳安曰少者佳客
請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余平生以言語文字取
無敬所至六以操持擊斷多忤推處和謙厚不矜露
坦蕩無喜愠是國家慶之所鍾而世法之所宜也而
年與位俱出余下悲夫雖然使五莞之人皆知嶺海
有庶牧守處和持此有以見先親于地下矣若夫世
系見于水心葉公所作再世隧碑不復出也銘曰
親之孝子兄之順弟里之善人國之清吏汝歸有
余銘無愧

顧監丞

昔多舊族顧氏尤著君謀名孺履君謀字也於
 大夫廼為五世朝謝大夫端智為高祖承節
 為為曾祖處壬清為祖贈奉直大夫幼強為考
 公前輩者儒席下諸生常數百人嘉定庚午與
 同貴于鄉辛未君謀擢第調潮州戶掾未上丁
 恭人夏歷高要主簿陽江令丁奉直公夏為
 平兩縣令用薦者改秩僉書江陰軍判官廣
 主管文字監左藏西庫知英德府臺閩交薦
 州兼安撫都監召奏事擢軍器監丞以風聞
 武夷山冲佑觀寶祐甲寅閏六月庚辰以

十五秩至朝議大夫娶宜人謝氏惠安 前二十一
 年卒六子紹午端平戊戌進士歷程卿主簿蚤夭紹
 庚新會尉紹申後伯父通守改名介孫為番禺主簿
 紹甲將仕郎貢于漕紹戊以遺澤擬登仕郎紹子未
 冠五女長適高要主簿林祖德次適英德府法掾方
 大年其三尚幼孫男二人孫女三人外孫六人諸孤
 卜以巳卯七月朔乙未襄大事于烏石之阡與宜人
 合祔而請銘於余君謀傳家庭義方有場屋後譽然
 性行平實才力精練治三邑皆可紀尤為南平人所
 思經計幕司京帑將開朝蹟矣適哭紹午乞麾而去

至英師夫子廟新試闈教民陶瓦易茅以辟火災郡人祠之至今海南無白米斛折二十餘千君謀庸鶴其佑民大悅先是牧守不能綏靖召戎激變縣鎮鄉團蕩為丘墟君謀至開諭黎蠻責其自新皆叩頭感泣俄而西黎涂白峒覆出君謀聲其罪俾東黎率諸峒討之遂俱屈伏經畧使李公曾伯上其功狀于朝乞轉兩秩與監司差遣訓詞云爾牧瓊臺黎氣未帖一綏懷激勵間使之覆敗杖投戈請命晉陞一級非朕私畀李公謂賞未酬勞乞以身所轉一官巽君謀不報劇盜烏流鱗久為海道患若依外國為窟亢朝廷

名捕莫能獲君謀設奇畫擒酋黨數百人都曹議再增二秩君謀素善陳公顯伯及余萬里遺書曰某以過海賞當轉元士矣年高恐死海外請毋轉秩生入玉關可乎陳公適與余同立螭相率堂白遂躬予環之命君謀入對頗條時弊而諫湖寺土木尤切時余陳公皆已去君謀暫留亦不能久烏虜以君謀之賢而外止于二千石內止于一職事官悲夫余昔待罪廣漕君謀為寮察其持論至平而止決訟寧恕無已甚諸人或露才揚己君謀居其間如不能言余以是知其存心之厚也長有過必箴切人有疵則掩覆

然未嘗漏言余以是知其謀人之忠也嘗謂瓊筦者
 皆厚君謀惟有宅一區郭外之田僅及中人之產余
 又以知其律身之嚴也與人交耐久曩余三入也不
 加密後余三黜也 不少疎白首還鄉方將修蘭亭洛
 社之故事君謀又少余三歲孰謂其先余而蛻乎君
 謀晚節酒邊頗以紹子及主女未成立為憂余曰君
 學士大夫也奈何有持姬女指季豹之難古人有託
 子于其家臣及其友者故有存趙孤者嫁阿鶯者君
 不有四丈夫子列膺仕乎暮子穉女諸郎之責非君
 所當憂也君謀為之一笑銘曰 顧侯恂恂不出

口及激而奮勇過賁黜出掃氛侵海無狂瀾入諫
 木天為齋顏材無不宜用有未盡惟銘不磨可以者
 信

何君仲

嘉祐已卯余歸自江淮闔幕里中耆舊尚多相與
 予于復齋陳公之月樓酒酣陳公語余曰吾近得一
 詩人余曰豈江湖社友乎陳公曰非也翌日余
 問詩人安在君出楫一黑瘦鬚

策余驚曰君讀書多落筆工逢掖中未易

短後衣從事于轅門乎君曰何氏四世于此矣死

康勤王之役者曾大父清也以戰功宣差步軍使者大父德也以勇力為大校者父華也某嗜大父請其不武始捐書習馳射擊刺之事而舊讀根着于心至老不忘遇感時傷事憂憤激切必于詩洩之自開禧後邊隙開虎符數調郡國兵某請行不省每春秋都試弓馬外輒陳詩以自見守將王公亟嘉賞而不能用今億矣無能為也余歎曰有此士而余不知蓋天下詩人生于荒遠厄于典寒螢俱鳴與朝露同者多矣常記君在心鍾愛一子初筮建康驄曰吾擇可與吾兒

者莫如君子後果以庶稱至郎官監司然君暇日登治城訪新亭意多感慨吟益悲苦竟客死建康嘉定壬午九月五日也年五十六陳公痛惜以紹定辛卯十一月二十日葬于廣化寺之中峯配張氏繼陳氏以好施稱君沒余始識謙察其奉母至孝事主忠父子皆志義人也謙詩視乃翁尤組麗精密初陳公諾埋文及斬板公不及見矣後二紀謙乃以屬余昔石之歌詞鄙而義拙五噫之詠寂寥而簡短一遇史遂傳于世君詩殆不減飴牛賃菴之作而余又非子長蔚宗之比悲夫君初名俊後改名

抑翁銘曰 昔徐光祿馬兒書柳柱學頌詩千載下
君似之三大字義取斯陳公禮劉使碑

楊監稅

余少為靖安主簿及事江西計使吏部楊公時幕
有二李國錄公名誠之司直公名燾賢聞一時公
以余年幼名微羅而致之二李之間余後稍自植
皆公發之公諱楫字通老所謂悅堂先生也初公
併於子孫沒而生祭者屢次門館既荒弓箕靡託
念昔人存孤之事誦事吳如事主之言未嘗不齋
而感慨焉余後自掖垣斤有新監漳州稅務楊君

來謁問其家世 從子也出一編書 遺文也余悲
喜交集而君迫上日不少留及戍滿余方執喪君來
吊廬自是久不相聞余晚自禁令斤有登仕郎楊皇
走僕致函書且奉其乃翁行狀來曰先人微殯而葬
有日矣皇皇瘠不克要經以請公幸矜哀而賜之銘
余悵然曰君亡矣夫皇君之子也行狀毗陵陳使君
均之文也狀言楊氏世為長溪人族居大姥山下君
曾祖亞祖鼻父梓迪功郎與吏部公同大父君幼聞
吏部緒言內以族老畏齋溥外以勉齋黃公幹為師
浴貫羣書于通鑑尤精熟中年場屋頓挫見擠

假途恃右選取名第亦俯就烏抑齋陳公譁吏部也建聞金陵載之後車總蔡公範漕唐公璘皆論薦至漳俸外一錢不取歸裝惟載漳蘭王侯璞章侯任又論薦然君宦情已闕遂不復出朔望帥族于聽畏齋講四書仲春祀晦庵勉齋悅堂三先生于家徹俎行鄉飲禮為歲檢穀貴先下其估救人患難終無德色也蓋修于家行于州里者如此其手揮七絃中散之高趣也探丸起死中軍之妙解也詩律尤高有得庵集五卷多驚句與族之俊秀為吟社遇好風月佳山水履齒印莓苔歌聲鶯樵牧畫歡而後已

不但 寶祐甲寅九月晦日卒于寢年五十八明年十月庚子以治命墓安仁山喜祥鸞配林氏一子稟也二女長適進士高箬次適侍郎陳公昉猶子未行而夭返葬陳氏設者美之余讀史愛馬少游墓修尚平之為人君庶幾為稟不遠三江九嶺以銘見記其父子皆有可書者銘曰一士涉世兮非一端修而壞之易兮全而歸之難倚楊君兮老澗槃官雖卑兮氣則完使繡裳而返蹇兮不如敗絮之温五鼎死兮不如一瓢之安嗚呼下見吏部兮無怍顏

鄭垞宣教

樞觀文殿學士邠國鄭公起倫魁事三朝慶元該
號名執政仲子左司忤權相投散地端平親擢為
士左司坐君名玘字純甫治周官旁通他經傳
叩之疊、不竭如窮書生也自國初至南渡中間政
事沿革世道消長教大節目皆默識即之纒繚可聽
君耆老人也君既佩服義方而大母邠國夫人為王
山端明汪公之女母恭人又少端明之女也耳目需
染皆兩家之舊事諸老之雅言終其身無珠玉犀象
僮僕狗馬之好架惟陳編几惟古硯衣垢屨穿見者
不知為貴公子既孤尤勤儉君外兄樞密潛齋王公

與余書 君何如答曰君保家主也寶祐初元十月
己巳以疾卒于寢年四十二初補承務郎遇璽赦及
上龍飛東朝度壽左司以任子恩回授衆轉宣教郎
嘗與姻家驪軒王卿邁有違言坐微累久不調驪軒
晚而悔之將銓集矣而君遽大命也夫娶林氏金紫
公悅之孫貢士昔之女四男必以左司遺澤補將仕
郎次淄次沂次渭與二女俱幼三年十一月壬寅塋
君于松嶺茅洋山之原必來謁銘邠公諱僑左司諱
寅世係見于國史銘曰 盛德百世古有是言絲樞
至君偉僅三傳蘭枯玉折設者感焉河流西來天道

左旋君雖不年君婦甚賢君嗣森然相與勉旃

丁倩監船

君名南叟字山父給事中丁公之子母碩人林氏莊	氏給事為御史時余為樞掾君尚州角供立親傍執	弟子職貌甚恭也年甫志學一銓而擅藝甚敏也終	幼書端坐家塾未嘗識茗枋酒壚足跡可數也余	工部方為爰女擇配余曰無如丁氏子遂諧姻好	以父任受迪功郎太平州司戶參軍未上丁外艱	改奏承務郎監福州海口鎮未書考丁內艱調監泉	州市舶務秩滿以疾終于寢寶祐甲寅九月朔也年
----------------------	----------------------	----------------------	---------------------	---------------------	---------------------	----------------------	----------------------

二十四娶劉氏三男錫老及老長老初長老莞然甫	昨劉氏為門戶計又命君從兄汝振南一之子同絡君	後錫及是也一女未笄君雖卑失怙而被服先訓內	巖憚莊碩人外親炙婦翁粹然有佳子弟之譽不幸	兩家尊者棄去君寢荒手酒性復疎財視金帛如糞	土余每規君飲量增穀氣少非衛生之道又給事清	成家宜以勤儉繼志君殊自若仕踰一紀未嘗叙	年勞秩止初補給事有遺表恩亦不汲汲自列蓋其	氣宇宏豁規圓闊遠若將大有成就者鸞方飛而鍛	聘而踈足可悲也夫明年十月庚寅祔
----------------------	-----------------------	----------------------	----------------------	----------------------	----------------------	---------------------	----------------------	----------------------	-----------------

于 下太墓之左世系見給事公碑銘曰 頌
然而秀麗然而厚不費不壽孰尸其咎在昔臧孫強
諫 後英英夕拜劉切百奏先諸賢鳴宜十世宥天
無不定將啓其冑

韓母李氏

李氏自承宣使畊扈從南渡始為閩人居城東城夫
人諱道康曾大父荀擢第終衡州法掾大父濬父國
材贈承信郎兄亮魁慶元龍飛武舉牧二州弟師武
魁絕倫省試初伯氏為夫人擇對以歸韓君永字昭
父行義推于鄉自號王陽翁夫人不以大貧而事姑

孝謹每曰吾何以報婦夫既書外不屑羣碎夫人益
勤生葺家水菽盡歡耐庶出女甚慈嫠居二紀雖貧
薄力微若不能自存然男畢娶女有歸塋叔妯之喪
為嫁女字幼女妹喪所天休夫人以居汲賴以塋又
收孤甥養之里人服其賢智始余以大蓬名過岳江
約夫人子斗同戴夫人勉斗行曰是翁長者可也至
都不教月余遂午朝它貴人爭掃榻以延斗斗曰吾
母命吾從後村翁翁去余留可乎即日挑包出閩從
余至家塾一日聞夫人體中小不安雨泣辭去越壬
子 己卯夫人年七十八矣屬疾三日而遂終斗

之歸不復離膝下其秋往應漕牒還道順昌以夫人年高預求美襪載歸及門夫人已屬纊以其木殮人謂純孝之感而斗猶以不及侍疾為大恨余與斗游知夫人于六經多能默誦屬文染翰如學士大夫然二子斗滋一女適進士趙某滋以是歲先天夫人傷悼始哀男孫四人女孫二人夫人之歿以十一月丁酉葬以明年某月某日某山某原斗來請銘李門閔光顯韓父子隱約而夫人安之視陋巷菜羹如華屋玉食昔楊樸之妻以其夫之聘召為憂种放之母不以其子之授生徒有聲聞為喜夫人平生大

都有楊妻种母之風矣斗字孔思銘曰友母之子銘母之藏斗也頭榮自表子罔

林經畧

故兵部侍郎簡肅林公在淳熙間號魁礪骨鯁之臣危言勁氣視古肅汲公其仲子諱行知字子大少為專苦兩上春官不售父任為承務郎監德清縣尹部犒賞庫有能聲外艱免喪卒帥棄疾以醴局屈致力辭歷湖北營田司幹辦公事帥議復榷湖魚之利又欲更酒政公皆力爭而寢秩滿奏記時宰言湖北義兵七萬餘人徒供里胥總首私役宜修教閱法紹

興初營田歲獲二十四萬斛今僅及十之一宜修舊
帥葉都丞法葉都丞者夢錫丞相也授南外睦宗院
以從官執政薦靖退堂審除大杜令遷將作監簿大
理寺丞嘗鞠偽造楮幣之獄察知一囚之寃既而獲
真犯者一寺皆驚火災求言公疏火失其性由讒夫
昌和勝正所致朝廷以一人之言改舊章銓曹以一人
之故破定法汚吏自陳而改正美官黃緣而倖得濫
思執券以取償此災所由興歟以親老丐外知漳州
罷屬邑驚塩下車甫三月郡大治以內艱歸終制朝
益家以漳人之愛公也復畀右符陞辭言比歲風俗壞

廉耻喪膺重任者負國居方面者從逆縉紳謀身重
於謀國學校園利甚于園名巨操名教以範俗崇名
節以勵世留為司農寺丞兩浙饋餉滯留公言受輸
出省限則費追呼之擾發綱失春水則有淺涸之患
宜嚴期限又言浙綱以地近不該賞郡縣官有援者
率規避而抑差簿尉指使之孤寒者宜均勞佚時朝
廷出親楮易舊民旋疑惑公被選行江浙也州未嘗
譴一吏罪一民而民間帖然順令薦無錫宰鄭之揚
等十人于朝知永州道改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常峒
民或買省地薄產縣吏抑充保正不伏格傷捕者求

公謂曲在縣吏以官錢贖回所買地劾去邑宰乃定
新化峒豪奉姓者素負固犯法公察其人頗知書呼
至送石鼓書院奉悔前非還擄掠公復遣歸峒
投點刑獄永州趙監獄女死或訟趙妾易氏寔殺之
獄吏謂易減女食致死以闕殺律論奏不聚問讀示
公讞駁以聞委官別鞠會公改除轉運判官永之官
吏欲變獄情公移獄漕臺抗章自劾詔下易果不死
湖南楮獎尚未流通委官秤提他路奉行操回氏
有虧一錢而没入其鉅萬貨者公歎曰愛民體國
是一事士大夫不當歧而二之綏寧衡山事丞挾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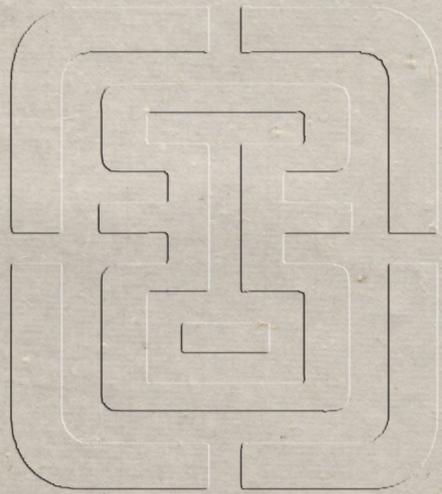
肆擾皆重劾吏乘時誅求民設譎欺誦者皆峻治猶
曰此未也遂移書廟堂言界未滿而先換令甫下而
旋變上自失信也入責錢銀出用純楮官輕楮也益
亦反其本乎其持論如此以度支郎官召未至除直
秘閣知廣州廣東經畧妾撫巽避不俞行至臨漳散
遣迎吏拜疏乞閣上不能奪主管冲佑觀嘉定八年
秋也復辭貼職後五年除舊職主管明道宮公資稟
厚晚尤清健忽不疾而逝積階至朝散大夫其卒以
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年七十一葬以其年九月二十
三日墓在福清縣拱辰山宜人鄭氏西塘先生介公

之曾孫先公十七年卒二子長致誠奉議郎知泉州惠安縣致廣朝奉郎知肇慶府三女長適承直郎鎮南軍節度推官洪搏再適宣教郎大理評事任永年次適通直郎知汀州長汀縣黃普次適某官知某縣鄭揚祖皆已卒孫男三人曰某曰某曰某孫女三人公清苦過人在湖北幕積例卷市百牛以助營田晚漕長沙別儲銅緡十萬以備緩急簡肅帥湘四年公亦徧歷諸臺攝閩事父子相繼覺潭衡驛路六百里湘人德之所著有奏議史評通鑑綱條雜著藏于家余觀公平生有可以乘機會取富貴之時多矣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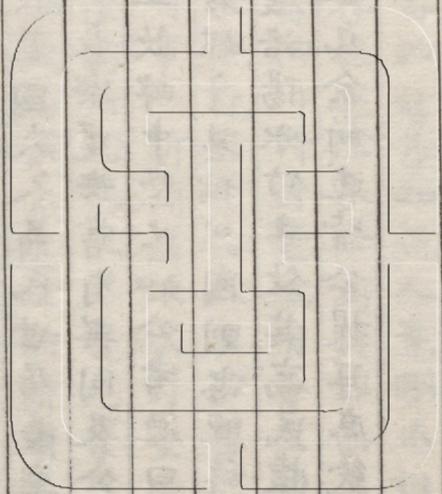
偽學者速化公未嘗片語少阿時好故居中無趨還奉新書者顛擢公猶寬一分以壽國脉故久外不復入為南伯者必富公麾去牙蠹挑色而返故僅足無厚藏遵大路而不由傍蹊者也貴元身賤外物者也余少與公有連然未職回歲在庚辰見公里弟眉日聳秀紅觀雪鬢質實而凝重前一輩人也留語窮日夕間示余以所箋詩數則多與朱氏本義同余曰公亦宗攷亭乎公曰朱公經學妙處聖人不能易也况學者乎余因叩公簡肅素賢朱公晚有異論何耶公曰吾翁有殊眷朱公負重名當軸皆貌禮之內

不善也及翁被夏卿之擢朱殿臬事而留俱出獨斷
不由啟擬當軸愈甚知二人素剛不相下翁又新與朱
公論易撐柱遂除朱公為兵部郎二人果以不咸皆
去卒如當軸所料時臺端胡晉臣助朱排翁相則周
益公也余觀近世士大夫多以恩怨為毀譽其後光
皇龍飛時事一新簡肅以次對里居方拜疏以周策
免胡出臺為惜向使及見慶元學禁吾知其必為朱
公作辨誣矣烏虜亦足以知簡肅之賢也公不以家
學掩師說私隙廢公論又足以知公之賢也念昔辱
公傾倒握手惓惓者若見託以身後公歿若干年肅

翁奉故直龍圖閣復齋陳公必之狀來請銘公曾祖
諱某某官祖諱某贈大中大夫簡肅公諱某母某國
夫人夏氏某國夫人聶氏世居長樂大中公始遷福
清銘曰長樂建安嘗有異同及公設經多取晦翁
紀慚太丘歆畔中壘必如公者迺曰能子惜恒楮議
耿介蒙封媒身甚拙謀國則忠晚辭閭鉞歸尋初服
汾曲田廬洛陽水竹士欽其高民懷其仁竟全此璧
下從先人允余所述皆公提耳庶幾南薰有攷于此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五十六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

財源堂

